

李慕圣见证(李慕圣)

01 祂带领我走死荫的幽谷

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给我们这一次基督徒的追求聚会。在这个开始，我特别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也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，一同来这里参加聚会。本来我是想和大家一同追求生命长进，但没有想到大会安排我为大家作一点见证。大会的邀请信跟我说，希望我把「神旨意中的学习」这一个内容，根据以往我在神面前所经历的给大家作一点见证。

我是一个蒙恩将近六十多年的基督徒。从头一天蒙恩开始，主就使我看见我的一生道路乃在神旨意的安排下。当时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神跟我说：你一生的道路，乃在我旨意的安排中往前行。那时候我很年轻，还不懂得甚么是神的旨意。看了不少属灵书籍，也读了很多的圣经，至于明白神的旨意，当时在头脑里面，在知识上面，有了一点点的认识；但从生命生活中去学习认识神的旨意，学习活在神命定的旨意当中，还是一无所知。寻找祂命定的旨意所安排我一生的道路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不是顺利的，外面不像是蒙恩的；但是借着环境、借着各种各样的试炼，我渐渐懂得了神的旨意是甚么；也学习到神命定的旨意，人是不能更改的。神的旨意在我身上，祂要怎么样做，祂就怎么样做。祂所说的话，没有一句落空的。有时候我的信心不够，不肯顺服神的旨意。但是神没有因着我的软弱，没有因着我的悖逆，而改变祂的旨意，祂仍然照着祂的旨意对待我。

我肉身受了一些试炼。不但我本人受试炼，我的家庭也跟着一同受试炼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实在不明白甚么是神的旨意。为甚么神苦待我呢？难道神没有慈爱给我吗？当时实在不明白。过了很长的时间后，我回头看一看，啊！这就是神的旨意。祂在剥夺我，祂在造就我，祂在熬炼我。我洁净我里面自己的意思，放下我的愿望，服在祂命定的旨意之下。当这个时候，我才看见，说：「神阿，你配受称颂，你配受敬拜，你的名当得荣耀。」我只有在神面前俯伏下来，说：「神阿，你不配蒙主拣选的人，更不配被主使用，为祂作见证。但祂的旨意在我身上，已经一次一次的显明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一个基督徒要明白一生的道路，神都给你安排好了，祂命定好了。如果你有信心顺服，神在你身上作了工作以后，你就要蒙大的恩典。这不是属世的恩典，不是肉身的恩典，更不是物质的恩典；是心里认识到神的大能，祂的旨意尽善尽美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心不能不俯伏敬拜主，对主说：「主啊，你的旨意真好，你的旨意把我在你里面消失了，我的个性破碎了，你的旨意成全了。太好太好了。」

神的奇妙是人的言语说不完的。我想请大家读几处圣经，是我们今天晚上交通的中心。

「耶和华说：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」（赛五五 8-9）

「耶稣回答说：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」（约十三 7）

「深哉！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祂的判断何其难测！祂的踪迹何其难寻！谁知道主的心？谁作过祂的

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祂，使祂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，倚靠祂，归于祂。愿荣耀归给祂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！」（罗十一 33-36）

对神旨意模糊的日子

感谢主，青年的时候，神呼召了我。祂没有呼召我为祂做大的工作，祂没有把大的恩赐给我，祂只是说祂要在我身上成全祂的旨意。当时，我很年轻，灵性没有经历，属灵亮光也不够，便用小脑子思想甚么是遵行神的旨意，甚么是神给我定的一个不能更改的旨意，怎么能满足神的心意呢？认为说，要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学问要渊博，圣经知识要熟透，又有大的恩赐，像彼得在五旬节一样，一讲道三千人悔改、五千人悔改；这是一个神旨意彰显的一个荣耀。我脑子里面充满了这些，自己想为神做大的工作，付了很多代价；祷告上付代价，读经上付代价，传福音上付代价。过了好多年的时间，里面才发现，这没有完全摸着神的旨意。付了很多代价，追求来追求去，里面感觉和神太远了。有些时候，偶然在工作当中，感觉有圣灵同在，满有能力；但是聚完会之后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就感觉神已经离开我了。神高高在天上面，我摸不着祂。

我不能明白神的旨意究竟在那里，祂太崇高了，祂太伟大了，祂太智慧了，我是一个愚昧渺小的人，怎么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呢？我很灰心。可是神的命定旨意，不因我的软弱而改变，也不因为我的悖逆而改变；祂仍然照着祂命定好的旨意，一步一步带领我。后来把我从优秀的工作当中拿下来，摆在一个地方是不可能传福音，没有机会去读圣经，没有权利读圣经。你拿一本圣经在旁边，你的罪行更加重了，这更要你的命。更不可能有弟兄姊妹一起唱诗祷告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又糊涂了。「主啊，难道你命定的旨意在我身上，就是叫我过这样的生活吗？你的旨意在那里？我这样过下去，不荣耀你。我又能做甚么呢？我甚么都不能做了，连祷告的权利也没有了。」

在艰辛受辱的日子学习认识神的旨意

有时候夜里面祷告，不敢出声音，用被子把头盖着祷告，被别人发现以后，把我拉起来。「你不是要祷告吗？祈祷神吗？在被子里面太不虔诚了。把你衣服脱光，靠在墙边，你的耶稣是钉十字架而死的吗？你也同样学习学习，把手伸起来，把你的面孔贴住墙，把你肚皮贴住墙，把两个脚也扒开来，也贴住墙。你祷告神吧，甚么时候祷告完了，你向我报告，你再睡吧。」有时候两小时，有时候四小时，有时候在那里六个小时，还是冬天的时候。奇妙的很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真没有想到，身体没有疲乏的感觉。天已经发亮，都要起床了，这一个人跑来：「你还没有祷告好啊，你还能动不能动啊？」便叫两个人把我拉开来。我一离开墙壁的时候，一点都不困乏，精神非常舒畅，心里清醒得很。很是希奇，我不懂得。我以为这是为主名的缘故，受虐待了，受逼迫了。我不明白这是神的旨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祂显出大能。那逼迫我的人说：「你这个人真希奇，你是练甚么功夫了，是那个地方出来的？」他听说我是北方人，便说：「你去少林寺学过甚么拳术没有？」我说没有。「你学过气功吗？这样子穿个短裤，在阴历的十一月天，在北方的环境当中，靠着墙壁，面对墙壁，肚子贴着墙壁，两个脚扒

开六个小时，竟没有一点损伤，面不改容，你的功夫真不错啊，好了，你去吧。」

这个时候，圣灵在我里面说：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神摆你在一个试炼当中，是叫你学习顺服神的旨意。按你的生命来说，百分之百忍受不了；但是你平平安安的、舒舒服服的过来了。这是你的虔诚吗？是你的热心吗？是你的功夫吗？都不是的；是我与你同在。我借着环境，把你摆在这种情况下之下，你没有方法自爱自怜了，你不可能为自己解脱，你把你的自己完全摆在我所安排的情况之下；你说这一次，恐怕你要半死不活了，你会昏倒在地上了；但是你这样平安的过来了，这样舒服的过来了，是甚么意思呢？若你不相信我，不是我与你同在，你怎么可以有这一个经历呢？」

我说：「主啊，我俯伏敬拜你。」我懂得一点点甚么叫做神的旨意，让神的手放在我身上，让祂照着祂的意思来造就我。借着环境，借着逼迫的人，我经历到神有大能，超过自然规律了。「主啊，你的话真不错呀。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；我所想的，和你旨意所命定的，完全不相同。」我所想的太卑微了，太属肉体了，太属旧生命了，是属乎世界的一切情绪，不懂得天上的样式，不懂得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怎样运行的。祂是死而复活的基督，祂把死的生命胜过了，把旧的生命胜过了，在我旧造的生命被压倒的时候，当我老的生命不能承担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个新的能力，从我身上出现了，使我懂得说：「主啊，你就是我的能力，是你的救恩奇妙的大能应验在我身上，我怎能不俯伏敬拜你呢？怎能不顺服你的安排呢？」

在艰辛的日子里学习顺服

在这种情况下之下，很多时候，神造就我，神熬炼我，叫我明白一个真理：你的人生不是你所安排的，不是照你的愿望去发展的，我已经命定好你的环境了，也命定好你的家庭了，也命定好你所处的人群了；你不能照你的意思，你要到我的面前来，顺服我的旨意，承认说，「这是我应当受的，这是你的旨意许可的，是你的旨意所命定的。」我应当说：「主啊，我顺服，我感谢，我赞美。」当这个心出来的时候，外面的环境都改变了。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了；受不了的，平安地度过了。人看为完全不能实现的事，倒完全显明出来了。神的旨意在我们各人身上，虽然经历环境不同，但祂的手法、祂的工作有一个原则，祂借着环境叫你认识：你的愿望不算数，你的想法不算数；你要照神所安排的。你谦卑顺服了，神在你身上要彰显祂的荣耀。我们不能得胜的，祂得胜了。若是我们能够得胜，我们要自高起来了，我们要骄傲起来了；我们看不起软弱的肢体，我们还会说：「我是有能力的人。」不容易把荣耀归属神。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自高起来；我们能为主做点工作了，我了不起了。

所以，神把我摆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当中，从我们的生命来说，一点指望都没有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不是我们的指望，而是神的作为显出来了。我们才能说：「主啊，我是泥土，你是匠人。你在我身上做的工作都是好的，我顺服你。」我才明白一点点：我信靠神，顺服神，这是我遵循神旨意的首要的条件。基督徒在任何情况当中，你若不承认是神的大能、神的恩典临到你了，那你对神的认识永远不够实在。若不认识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？

神自己显明祂的荣耀

我们都知道中国教会几十年来走的坎坷道路、狭窄道路、受压制道路。但是感谢主，多少神迹奇事，神的大能，福音的大能，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彰显出来了，使很多不信的人说：「基督是个奇妙的主，基督是个又真有活的神。」我回想往事，有一次的试炼，他们决定要结束我的生命。不是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在人看，我不可能在肉身中再活下去了。可是奇妙得很，神没有许可，人的定规统统作废了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那一个要对付我的人，他也出了问题，被关在监狱里面。很稀奇，可能神在开玩笑（我不晓得），把他跟我放在一起，我们两个人睡一个床，睡了八个多月。当初的时候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时间一长的时候，他忽然知道是我了，很惊奇的把手举起说：「上帝啊！耶稣啊！我真服气了。」在北方话是「服气」，普通话则是「我真佩服了」。他说「我实在服气了」，就是说「我实在投降了」。一直喊了三四分钟，最后朝向我说：「就是你呀！」我说：「就是我，怎么样呢？」他说：「你可晓得吗？我三次要杀你的头，没有杀掉。现在我到这里面来了，我们相同身份了，没有人敢杀你了。你的案子统统撤销了。」他就告诉我第一次是怎么样；第二次是怎么样；第三次又怎么样。

这时候我才明白：「你叫我所经历的，不是我能承担的。」我一点没有办法摆脱那个环境，我要任人摆布，按照他们的愿望而行。他们说，结束你这个小小性命，就像用指头掐死一只蚂蚁一样，容易得很。可现在呢？他说：「我还不如你呢，我的结局怎么样也不晓得。」后来这个人判了长期徒刑，最后死在那一个被改造的地方了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他想夺取我的命，我活到现在，还为主而活着。这个经历叫我知道说：「主啊，这是你旨意在我身上所定规的。我必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拿着主胜过死亡的权柄。」我才明白：「主啊，我的命不是为着自己活着，我不能想自己为你做甚么工作。」我的雄心大志、滔滔不断的心愿完全没有了，我服在神的手下，说：「你怎么安排我，我顺服；你怎么差遣我，我听从。你的恩典临到我，我感谢你；你的恩典不每天临到我，苦难临到我，主，我也感谢你。因为知道你的旨意，谁也不能更改。」就像约伯说的一样，「耶和华阿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；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」看见神以后怎么样呢？他说：「我在尘土和炉灰中厌恶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言语。」他才真正认识神了。他就服在神的手下，用他的见证，永永远远称赞神。圣灵把它记载下来，使后世的教会想到约伯的遭遇，我们要说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。神的旨意是奇妙的，超过人所想象；同时，神命定的旨意，不管时间怎么长远，环境如何变化，神的旨意也是不能更改的。

第一次失去自由

我回想一件往事，我第一次失去自由是在六〇年九月十七号晚上。我离开我的家庭，离开我的妻子和女儿，那时候还没有儿子，给送到监狱里面，那是夜里快十一点的时候。当我坐在监牢里，慢慢祷告的时候，忽然圣灵在我心里面，显示了一节圣经，有一句话很清楚的说：「你必受患难十日。」这是启示录第二章主跟士每拿教会讲的。我听见这个话以后，心里非常的高兴。为甚么高兴呢？我说，「主啊，我这一次失去自由，只不过十天的工夫啊。」短的很啊；他一天打我一顿，也打不死我啊；他一

天给我吃一餐饭，也饿不死我啊。十天以后，我可以回到我的家里面了，和我的姊妹（妻子）孩子们一起。感谢主，他们可以给我吃点饱饭。我一点都不忧愁。一天、两天过去了，三天、五天过去了，到了第十天的早晨，三点钟我就睡不着了，就大声赞美：「主啊，今天你要叫我回家去了。」但是，这天上午释放了八个人，并没有我的名字。我说，「主啊，你耽误时间了呀。你说十天，十二点已到了，十天半了，怎么你还没叫我出去呢？」「主啊，这半天过去了，也算不得甚么，可能下午就要回去了，我等到下午吧。」又释放了四个人，还是没有我的名字，我心里着急了。我说：「主啊，十一天到了呀，怎么你的话不应验啊？你是神啊，不能骗我啊，我明白你的旨意不能更改。怎么这十一天，还没有我的名字呢？」但是主没有给我感动，里面没有主的话语。再过下去，十二天、十三天、半个月、一个月，都过下去了。我就想：「主啊，大概不是你感动我的。」

我圣经太熟了，那时候光想着一个蒙恩的圣经，光想着肉身得舒服的经文，没有想到服在神的手下。祂的时候不到，祂不做甚么；我们再着急也不行，我们再发怨言也不行，一定要服在神的手下。这个时候，我只好顺服神慢慢的过下去。过了不久，我被送到很远的地方，重新劳动改造。我把这个话忘掉了，一年过去，两年过去了，我想也不想。那晓得在第九年的时候，有一天他们宣布说，「你的表现不错，生产任务完成的很好。今年给你个奖励，不是物质的奖励，放你半个月的探亲假。你回到社会上，和你的家属孩子团聚半个月。」这个奖励太好了，我就回到家里面。姊妹（妻子）孩子看见我到家里来，非常欢喜快乐。姊妹（妻子）就烧好饭，做点好的菜。当时我们的经济很困难，姊妹（妻子）也不怜惜经济；因为弟兄（丈夫）回来了嘛，买一点好菜。正吃饭的时候，我姊妹（妻子）说话了。她说：「弟兄啊，今年阴历五月份，西历是六月份，那一天我记不清楚了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主给我一个感动。」我说：「甚么感动呢？」她说：「明年这个时候，你弟兄（丈夫）必回来；你们还要过一个像以往凭信心事奉我的生活。」姊妹（妻子）这个话刚讲完，我就没加思索，对她说：「姊妹，这不是主跟你说的话，是你自己想得过了份了；因为我已经八九年不能回来了，你想得太多了，以致有『明年可以回来』的思念。」

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时候，按着当时的环境说，可能在国外的人不知道，国内的人都知道，这是文化革命运动最高潮的时候。当时那个副统帅叫林彪，他掌权的时候，比以前更加厉害。我说：「姊妹，你看一看，明年是七〇年，正是文革高潮最高的时候，好多信徒都失去自由了，干部也失去自由了，我那能回来？回来干甚么呢？还像从前一样凭信心生活，传福音事奉神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呢！你不要讲了。」姊妹（妻子）也就不讲话了。假期满了以后，我回到原来的改造单位。我没有为这个祷告；我想这个根本不可能的。一个月过去，两个月过去了，到西历的六月一日，我想起姊妹（妻子）这个话来，就祷告主：「是你跟姊妹说的话吗？是你的感动吗？我看你怎么应验这个话。」在这情况之下，我能回到家里面吗？还能同心合意事奉神吗？不但百分之一不可能，连千分之一可能都不行，完全不可能的。我们在一起受改造的，其中干部也不少，中级以上的干部也有许多，他们称我是唯心主义分子，还能放我回家吗？回去干甚么？还凭信心做传道人？这不是大笑话吗！「主，看你怎么做。」

从六月一日祷告开始，到了二十五日，甚么声响也没有，一点看不出有叫我回到社会去的迹象。我说，「主啊，肯定是姊妹（妻子）自己想的，不是你的灵感感动她的。」我就把祷告的话转过来了：「求你叫姊妹把这个意念忘掉吧。」如果不忘掉，六月份过去了，我又不可能回去，她就更失望了。八年九

年还是不能回来，十来年还是不能回来。信心要受影响了，要受打击了，「求你叫姊妹把这个事情忘记吧。」我在那个环境中，头发都白掉了，牙齿都落掉了，我也不可能离开这个环境了，怎么可能？我把这个话祷告以后就忘掉了。

可是没有想到，到了六月二十八日的晚上，正吃晚饭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个传令兵，喊我的名字：「某某人，快吃饭，到部队去！」然后就跑掉了。我当时听见这一句话，我的饭也吃不下去；因为当时的环境，如果到部队去，不是好事情啊。他们一定会说：「你犯了错误了，老老实实承认交待，争取宽大处理。」如果你没有犯错误，其它人背后好象在陷害你，说你坏话了，你也得承认一个错误。如果不肯承认，那刑罚就来到了。这个刑罚可怕的很，我不想诉说它。这个情况下，我说：「主啊，我很谨慎小心，没有犯错误；与其它人在一起生活，交往得很好，没有得罪任何一个人，谁肯背良心来陷害我呢？」但是命令摆在这里，不去不行。我饭吃不下，把饭倒掉了，然后到部队里去。在路上走的时候，我说：「主啊，这一去可不是好事情啊。说我犯错误，我没有犯错误，实在是没有犯错误。那个人陷害我呢？陷害的是甚么话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不承认，那个刑罚可怕得很。」但是希奇得很，我这样想想可怕得很，但我祷告以后，心里面却很平安。我感觉到脑袋里面所想的，和心里面所感觉到的，完全两回事情。

有多次的经验告诉我，基督徒不能光用头脑应付事情；你心里没有圣灵的感动，头脑所想的不一定能荣耀神。头脑所想的，你的生命不一定得造就，也不能造就别人。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，是真真实实的。自己蒙了恩典，你顺服神，经过以后，别人就从你的经历当中受造就。这是神自己的工作，是生命的工作。

我到了部队里，到了门口，要大声报告，某某人来了。一看房子，里面有一个队长在办公，还在写字。他说：「哦，进来吧。」声音很柔和，我以为是听错了。我以为我来了，他是要我受刑罚的，要认罪认错的，要讨我罪行的；怎么这么温柔说「你进来吧」。我再说：「犯人某某人来了。」「我晓得，你进来吧。」我只好进去了。他头还没有抬起来。在墙那边有一把椅子，可以折起来的椅子。他说：「你把那个椅子拿过来，在我前面坐下来。」今天你们听起来，这个话很简单、很合乎人情常理吧，谈话是要坐下来嘛。可是不知道我们当时的情况，没有这个坐的自由，没有这个权利；因为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你要立正站好，动也不要动，听他们的训话。骂你，羞辱你，你都要一声不响；怎么叫我坐下来呀？不可能啊，完全不可能啊；所以我就不敢动。「你听见没有，把椅子拿过来坐下来。」他是队长，我就听他的命令，把椅子拿过来，在五公尺以外，不能靠近他；然后把椅子放好，但我不敢坐，为甚么呢？我怕他要甚么花招，想抓我的罪行啊。我要是一坐下来，他就会跑过来打我两个耳光：「这是甚么地方？你是甚么身份？你坐下来啊，和我平等啊？你这是反改造的表现！」凭这一点，结合我的案情，可以定我的死罪，就立刻枪毙掉了。所以，我不敢坐，怕他要甚么花招。我手扶着椅柄，他就把头抬起来了：「你坐下来，坐下来。」不是很严肃，柔和的很。坐不坐呢；我一坐下来，我不晓得他要甚么花招。我也就要个小花招，把椅子靠一点点，弄个半坐不坐的姿势。他若打我，我一站就说「我没有坐」（这当然不行）。

他看我不肯坐好，就说：「恭喜你啊。」我说：「队长啊，我到这个地步了，离死不过一步，有甚么喜好恭阿？」「有大喜好恭。」一听「大喜」，我里面忽然想起来了。圣经里面有没有「恭喜」呢？

你们对圣经都很熟悉，甚么事恭喜呢？彼拉多定耶稣死罪之后，兵丁把祂拉去，给祂戴上荆棘的冠冕，穿上朱红色的袍子，然后拿个苇子打祂的头，说：「恭喜，犹太人的王啊。」我一听见这个，就想到这个圣经，说：「主啊，坏了，坏了。这个恭喜可不是好意思。」我在想，头一开花，就是大喜来了。我不敢讲话，我低着头。当时我也没有思想了，一片空白。突然，他从抽屉里面拿出一个公文来，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」因为相距五公尺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上面一行是他们这一个单位的代表，写着某某政府，甚么法庭等。下面就是公函：对于某某人的案件，反革命案子，撤销。不但撤销，并且说：在你们单位里面，给他办一个上海市的居民迁移证，把他送回来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因为那个字写得很大；但我不敢相信。怎么可能？和我同一批作犯人的，有做管理、县长、区长的，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情况，他们还说我是个唯心主义分子，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呢！大家世界观不同，我还相信神，现在撤销我的案子，还给以大城市居民的身份办、正式迁移证，送我回去？！

我的感觉跟不上神的旨意，信心跟不上神的作为。我不敢相信，再看看，也不懂得。字看见了，那定规的结局呢？我没有信心接受。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一千个一万个不可能。但是公函摆在这里，我没有表情的看着这个东西，有两分多钟。「你看清楚没有？」他问。我说：「看不大清楚啊。」「哦，你的视力不好，我读给你听听。」他大声读了，一字一字的读下去。「是不是你？」「名字是我的名字，事情是不是，我不知道。」「你还不相信？这是公函啊，还有印章在那里盖着啊！这是我最高的上司发的公函，总不是假的吧。」他忽然站起来，一下扑到我的跟前来，伸出手来，不是伸手打我，他说：「来，我们握握手吧。你是同志，不是敌人啊。」我一听，就放心了，就坐了下来，坐得很好的，不害怕了。但是他说：「当前我们单位，改造释放证可以开，还有劳动教养的教养结束可以开；但开一个居民迁移证，我没有这个权力，这个要军政单位。我给你开一个证明，你到本县的民政局去，他们可以开迁移证给你。明天你一早就到民政局去，很快把证明开好。这个农村地方离开县民政局还有三十华里，没有车子好乘，只好步行去。」我就把证明接下来，回到我的宿舍里面，天已经很晚了。我就跪下祷告，但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才好。感谢主呢，我的信心够不上去。甚么意思？「主，我不知道。」事实摆在面前，我的头脑不能理解，但是心里面能够理解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我感谢不下去啊，环境太难了，怎么可能呢？（今天还有可能，那个时候是绝不可能的。）但事实摆在面前。

在旷野开道路的主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步行到县民政局去了，很快把这个居民迁移证拿到。我带着这个，在半路走的时候，看见一个草棚子，里面没有人，有一捆稻草在里面扔着。我就到里面跪下祷告，问问主这是甚么意思。一跪下来，还没有开口祷告，里面有感动说：「孩子啊，我让你羞辱的来，让你荣耀的去。」这个意思一来，我就自言自语地说：「主啊，我来是很羞辱，带着刑具；我是个犯人，是个罪人，是很羞辱的；我荣耀的去，怎么可能呢？」在当时的思想意识里，所谓荣耀，就是开个欢送大会，派一个大马车来送你（那时农村是没有小包车、汽车的），这个荣耀得很啊，不然就不算荣耀了；若是暗暗地走了，无声无息的走了，就不算荣耀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就没有再往下祷告了。时间也晚了，赶快起来，回到我的队里去。那时他们已经在吃晚饭了，我也赶快去吃饭。正在吃晚饭的时候，那个队长来了：

「某某人啊，赶快吃饭！」我说：「甚么事呢？」「准备致答词。」然后离开了。我一听「致答词」三个字，立时说：「主啊，这个难处了。」甚么叫致答词呢？就是开个欢送会，你要答谢。你现在要回家去了，他们把你改造好，你要谢谢他们说：我的思想意识改变了，我的世界观改变了，要做一个和你们同样的人，共同建设你们的社会主义。又喊口号：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不然，你怎么样表态阿！「哎呀！主，这个难的很啊！」我就没有信心承受这个恩典。

我饭都没有吃完，就把它倒掉，跑回宿舍去（他们还在吃饭），我就跪下来祷告，说：「主啊，已经十个年头了，我没有要求你叫我回去，我看那个情形也不可能，我没想要回家里去。」这是个没有头脑的祷告。神不会这样做的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我一看这个环境，不可能啊，我信不来。叫我回家去了，怎么可能？我暗暗走了还不要紧，还要开一个欢送大会，问题真的来了。那时很多犯人、很多干部都来了，要欢送一下，说我的思想改造好了，世界观转变了；不相信神耶稣了，只相信无神论了；我要跟从某某人，要听从政府的话，做一个好好的公民，和他们一同，建设他们的社会。「主啊，这是我不能做、不能说的！」如果你不这样说，这一关能过去吗？那摆明是过不去的。一个顽固份子，当时若不枪毙你，刑罚也叫你吃不消。说不定腿打断了，或是肋骨打断了，或是眼睛打瞎了。不但我走不掉，后来更加痛苦呢！

我就是没有信心承受神的旨意了，我的信心够不上神的旨意，信心的眼睛混乱得很，看不透神的作为；神的旨意如何运行，我仍是不明白。祂的旨意不能改变，但我信不来；因为当时的环境对我实在太难了。但是神不因着我的软弱，不因着环境的难，使祂的命定旨意被拦阻、不往前行。而且，环境越难、人越软弱，这个旨意越显明祂是神。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都明白；但是，我信不下去。我跪在房子里面，不是感谢神，而是开始发怨言了：「主啊，我在这里十年的功夫了，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，有些有四年多的时间了，有些有七年多，或是九年多，彼此相处得很好，我从来没有说要回去；因为环境不可能，并且社会上的情况比我们这里还要难过啊。我怎么能回去。我不但回不去，我的担子更加重了。」我没有信心，我埋怨。当时，主没有给我答复，我没有感动；我里面充满着忧愁、惧怕、埋怨，不相信神的旨意，忘掉它。就是有这个事实，我也不相信；太难了嘛。这样祷告，当然主不垂听。里面不通，里面不亮。我说：「主啊，如果你不怜悯我，我现在要找你去了。」我怎么找神呢？拿一根绳子挂在一个横梁上，我把脖子放上去便是。我说：「主啊，你不怜悯我，你不拯救我，这个难处我走不过去，不然我先找你去吧。再不然，主，叫我发个心脏病死掉吧。」不多久，我摸摸心脏看看，仍是正常地跳动，脉搏一点不快，平平静静的。「主啊，既然你不叫我心脏病突发死掉，那我就找你去，我就把脖子放在绳子里面了。」正在把脖子放在绳子里面，圣灵感动我：「你做甚么呀？」「我要找主去。」「你怎么找主啊，这是你的身体吗？你从信我那天开始，你已奉献给我了，这不是你的身体，你有权利把他杀掉吗？你读过圣经吧，杀人的有甚么结局？」哎呀，我一想，我害怕了。死了不能见神啊，还要进入灭亡，在火湖里被烧，比这个地上的刑罚更痛苦呢！我既不能死，又把头缩下来。「主啊，怎么办！我活不下去，死也死不了，这个难度太大了。神啊，你在那里，你理不理我？我没有说『你要我回去，你让我回到社会上去』，我从没有这样祷告过。你安排我这样环境，不但是我不能够离开这个环境，难处更大了，我担当不起。」

但是希奇得很。在那时候，我虽然没有信心地埋怨，焦急地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心忽然平静下来，非常

平静安稳；虽然没有神的话语，没有感动，但里面平静安稳，一点惊慌也没有，一点惧怕也没有了。我很矛盾，是不是我神经错乱啊？我用右手掐我左手的虎口，还有疼的感觉，我的神经没有错乱啊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怎么会有这种光景呢？我的经验太少了，不懂得生命的平安，主已经得胜了。祷告还没完，他们集合操场了，五百多个犯人都集合好了，干部来了，厂长也来了，我不能不出去，就站在旁边。这个时候，我看这一次难处过不去了，祷告说：「主啊，我重新奉献给你了。」「神啊！你是神，是你把生命给了我，不是我向你要的生命。你的生命是在我里面，是你在我里面活着；不是我为你而活，我不会为你而活。我信心小，我不会顺服你；是你在我里面活着。我的人生道路，是你带领着我走过来的。这些年中，你处处看顾我，处处安慰我、医治我、引导我。」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不容怀疑的。到今天这个时候，我相信祂不会丢弃我。「你怎么接我回去，我不知道，他们把我打死；或者定我死罪，把我枪毙掉；或者忽然生病断气；这是你所安排的。」我没有任何要求，没有任何愿望，我不给主提任何条件；我只有一个彻底的奉献，就是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，「照你的旨意而行吧。」这一下，里面平安了。我说：「主，我准备好了，今天眼睛瞎吧，胳膊断了吧，脸打肿吧，腿打断吧，肋旁打断吧，主，你会加我力量；我不配为你受这种痛苦。」这一祷告，一彻底的奉献，里面完全没有惧怕的感觉了。不但平静安稳，还满有刚强壮胆的心。我就站起来，把腰带收得紧一点。为甚么呢？准备挨打啊。

他们先开生产大队会。开完以后，就把我提出来了。「这个人，你们都认识他，在这个十年里，劳动很好，生活纪律也很守规矩。但有一点不行，反动思想改不过来，到现在还是上帝上帝耶稣耶稣的，真是无可救药了。我们认为他的人生，一生一世都在这里过下去，头发要变白，牙齿要掉了。他是埋在这里，不可能到社会上去，他很难改造的。最近我们体现伟大领袖的改造政策，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导他，跟他分析形势，忽然他想通了，接受了我们的帮助和教育，他愿意放弃反动的世界观，不再信上帝耶稣了，不再作一个唯心主义者了，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。我们欢迎他，他有用处；所以我们报上去以后，他们批下来。原来反革命的案子完全撤销，现在释放他回到家里去，作为上海市民的身份。这个光荣得很啊。」

一个干部这样讲了，两个、三个都这样讲。他们都说把我改造过来了，我思想想通了。他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我说：「主啊，他们在撒谎啊。我没有放弃你，我的信仰没有动摇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救主。」最后一个人讲完以后，说：「十年的时间没有转变过来，最近忽然转变了，这个转变可不是平平常常的啊。一个过程啊，思想斗争以后想通了，放弃不好的思想了，接受我们的教导了。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叫他起来给你们讲讲他怎么转变的，怎么想通了，怎么有这么的好结局。我们效法他的榜样，也要有个好结局。永远做个唯物主义者。当中有一些有党员成分的人很多，你们能放弃反动思想吗？你看这一个反动透顶的唯心主义分子，都给改造过来了，你们还坚持反动观点吗？你们要效法他，放弃那个反动观点，赶快转变那个反动立场，也就有好的下场，和他一样。」最后那一个管政治思想的人说：「叫他起来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想通的，怎么愿意放弃他的反动观点，接受我们的观点。」我想时候到了：「主！我站起来第一句话要说，我是基督徒，为了信耶稣、传耶稣，到这里面来了；一年一年过来了，我没有放弃耶稣。」那么，干部岂不都没有光彩了吗？他们夸赞自己把我改造过来了，这个如此说，那个也说是他把我改造过来的，若我一讲我还是基督徒，我是为信耶稣、传耶稣进

来的，现在还信耶稣，还传耶稣，他们岂不是更恨我吗？岂不是更加害于我吗？我说：「主啊，加我力量！」真不知道怎么说，神的旨意太奇妙了，再也没有想到，你真把自己摆上祭坛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把刀举起来；否则，那个羊羔不会在旁边显出来。刀一举起来，剁下去，宝贝的儿子没有了，他的人生希望也没有了，神的应许也落空了；但是神命定了，我就把这个儿子献成燔祭吧。这事谁能想得通？要是我们，怎么样呢，都想不通。亚伯拉罕可能也想不通，但有一件事他懂得，神的吩咐不会错的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因为信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。他的信心信到死的地步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再复活起来。神的应许不会改变，神的旨意人不能更改的，不管环境多难。环境越难，难在肉体上面，难在老我上面，你要借着十字架把老我钉上去。

这个时候，你看见神的恩典来了，死亡不能在耶稣身上有甚么权柄。祂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一复活不得了哦，宇宙变化了，人类历史改变了，这个复活的生命到今天救了千千万万信祂的人！但神的旨意在十字架这一边的时候，谁能够理解呢？你能想得通吗？没有人能想得通。我们的失败就在这一点上面，我们的软弱就在这一方面。当神摸着你的以撒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想法？我们祷告会有感谢赞美吗？我说：「主啊，你给我的，你拿去；这是应当的。」这样的祷告，到了神叫我们所到这个地步，你就会看见神的奇妙大能显出来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本来愚昧得很、软弱得很、信心的眼光短浅得很，简直没有信心，环境迫着我，不得不往上走，我承认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，我不是个传宗教的人，我是个传耶稣是生命的人；耶稣是生命，在我里面是真的，我相信祂是真的。两千年以来，千万事实说明了这位耶稣基督，是死而复活的主，祂的复活能力在每一个信祂的人心里显出来了，这是真真实实。感谢主，你真把自己摆上的时候，复活的大能就显出来了，你万万想不到。

我站起来要说话，我若一开口就不得了，可是很希奇，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神是不会误事的，我腰还没站直，那个管生产的队长忽然站起来，说：「你先坐下来，我先讲两句话。」他说：「这个人，你们都认识他，甚么都很好，只是这个思想改不过来，反动观点改不过来，最近他决定改过来了，所以我们释放他。刚刚那一个干部说，叫他起来给你们汇报一下，他是怎么转变的，你们想想看，十年没有转变的思想，一下转变过来了，那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完的啊；说不定一小时、两小时还讲不完呢！明天要大干生产，早晨三点半下地插秧去，插稻秧了；如果讲两三个小时，一夜也不能睡觉了，休息不好，明天劳动没有劲。生产任务完不成，那就麻烦了。他和你们相处最少的有四年，有些七年，有些十年了，你们完全了解他。他能够转变，你们就不能转变吗？不让他讲了，散会吧！」哎呀，他一喊散会，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下来。我当时在想，是感谢呢？是惭愧呢？是赞美神呢？还是认罪呢？我没有办法形容当时的光景。只能说：「主啊，你的旨意谁能更改？你的作为谁能拦阻？奇妙的主啊！」我的心就俯伏在主脚前，说：「主，我不配服事你；因为我不认识你的旨意；我也不会顺服你的旨意。你的旨意到了关键时刻，我忧愁、我惧怕、我怀疑、我埋怨，甚至于想把自己杀掉，离开这个世界。」可怕得很哪！若不是主怜悯我的话，那我到那里去了，我会到神面前去吗？不可能的，只好到地狱里去。我说：「主啊！感谢你怜悯了我。」就这样，这个难处过去了。

真的在荣耀中回家

当然，这一夜我也不想睡觉，我就跪下认罪，又感谢赞美主。到天快亮，还不到四点钟的时候，有人喊我的名字，说：「你在那里？」我说：「我在这里。」我把门一开，有个大马车赶过来了，我说：「你来干甚么呀？」「你是某某人吧？」我说：「是的。」「你的箱子、柜子、衣服包袱都整理好了没有？」我说：「甚么意思？」他说：「十二点的时候，厂长给我打过电话，叫我赶马车来送你上轮船的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长江边有十八华里，所以叫我提早来送你的。」他到屋里一看：「你没有箱子、柜子么？」我只有一个破被子，一个小枕头，还有一个小木头箱子，装了四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带着做纪念的；现在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）。他说：「你甚么干部啊？」「我不是干部。」「你是甚么人哪？」「我是犯人哪！」「你不要给我开玩笑！我赶马车，这是十二年哪！厂长从来没有半夜打电话叫我半夜起来送人啊！所以你不是小干部啊！」

正谈话的时候，又一个人在喊：「某某人在吗？」我还没有回答，他就替我答复了：「来吧，来吧，在这里。」开门一看，又一辆马车赶过来了，两辆马车送我一个人。他就问他：「你来干甚么啊？」前来的车夫反问后来的：「你来干甚么？」他回答说：「十二点半的时候，我睡得糊里糊涂，厂长给我打电话，叫我赶紧来送这个人的，这个人在那里？他是甚么干部？」前来的车夫指着我说：「就是他。」「他甚么队长？甚么干部？」「你问他自己吧！」「你的箱子，柜子呢？」我说：「没有。」「你甚么干部？」我说：「甚么干部？也不是。」我心里说：我是耶稣的干部；但是我没有讲话了。我说：「这样子，你们想我这个小被子，小木头箱这么小，还用坐两个马车？」我不能说二里路坐他的马车，再过二里再坐他的马车，这不可能啊！我说：「这样子吧，谢谢厂长的好意。你们回去一部就可以了，我一部就够了。」两人都不肯回去，都愿意送我。我说：「这不能，」坐两辆马车怎么坐法呢？「这样子吧，我给你们想个办法，」小孩子玩耍的时候，会「猜拳头」，或称「包、剪、捶」；「你们猜猜看，谁猜胜，谁送我。」「来，我们猜。」一猜，头一个人猜胜了，他可以送我。我说：「那么，你回去吧，谢谢厂长。」他就走了。

车夫把我的行李搬上车子，我就爬上马车，让马车送我往前走。天还未亮，四点多钟；那天夜里晴空万里，满天星斗。走了不到四、五里路的时候，这个车夫就说话了：「某某人哪！你的根子可不细呀！」我说：「甚么根子啊？」「上面你总有个甚么亲戚朋友吧？」「一个也没有。」「那北京那个部长是你的亲戚吧？」「不，我是个小百姓啊！」他说：「不可能，你若没有后台，就不是这么好结局了。我不跟你讲过吗？我赶马车十二年了，厂长从来没有叫我赶马车送一个犯人啊！你的根子可是不小。」「我实在没有根子！」「我还是不相信。」我心里有个感动，要给他传传福音；就说：「某某人那！是，我有点儿小根子！」他说：「不是小根子，是大根子、粗根子，总检法有你的亲戚朋友吧？」那时候，检察院、法院合在一起。我说：「总检法太低了。」「你的根子可粗了吧！那个部长是你的亲戚呢？」「部长也跟不上哦！够大根子了吧。」他说：「国务院总理是你的亲戚吧？」当时是周总理。我说：「他还差一点点。」我这一讲，他将马鞭空中一扬：「哎呀，我晓得了，你是毛主席的亲戚！」当时我先不答复他，而问他：「某某人哪！你信不信天老爷呀？」他说：「我相信！他们不相信，我相信！不刮风，不下雨，大地要旱了，要浇水了。雨下得多了，稻就淹住了，就要放水了。但这个，人掌握不了，我信有天老爷。」那我就问他：「某某人，你觉得我是谁啊？」「你是毛主席的亲戚嘛。」我说：「不是的。」「那你是谁啊？」「我是天老爷的儿子啊。」他懂得了，忽然间把脸一扬：「我

晓得你是谁了，你是神仙下凡，天老爷的儿子不是神仙嘛。」我说：「你信不信耶稣啊？」他说：「耶稣教不行呀！我们的国家不信耶稣。」我就向他讲福音；为甚么要信耶稣，信耶稣有甚么好处。那个马车行得很慢，时间还早，主的感动，把福音很详细的传给他。又说：「基督徒应该受浸。」大约到了六点钟，马车来到江边；轮船还没有来。马车停下来，我还没下车，他先跳到江边，把马鞭子往烂泥里一插，往地下一跪，说：「某某人哪！你给我施个浸，我也要作天老爷的儿子，好不好啊？」他又祷告：「耶稣，我也是罪人，你也赦免我的罪，接纳我像他一样，作你的儿子吧！」我一听他向耶稣认罪了，也不要求那么严格，就在江里面给他施了浸。他上岸刚换好衣服，轮船来到了，他把我送上轮船回上海去。

神的信实是我们的喜乐

在轮船上的时候，我没有心情在船舱里休息，太激动了。我就扶着船舷的栏杆望着天，在天刚发白的时候，忽然在云彩里，有一个微小声音说：「你必受患难十日。」我一听见，忽然里面明白了。这个声音与我十年以前进监狱的时候、主向我说的话一模一样。大小，长短，声音一模一样。但这个话，十年以前我早就忘掉了。这个时候，主的声音忽然又向我出现了。我里面忽然明白了，我掐指头一算，六〇年到七〇年，正好十年。我就在船舷跪下来，说：「主啊！我敬拜你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掌管一切的神。你的旨意谁能拦阻呢？你的旨意我也逃不过，环境再难，你命定的旨意到了时候，环境也不能够改变你的旨意。」就这样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。

但我再解释几句话，怎么有这事发生呢？当时的环境怎么可能？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你们不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你没有办法理解。在当时那个环境，像我这样一个唯心主义分子，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，我也没有否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能够平安的回去，是人不能理解的事。我没有讲是个神迹，但是人怎么理解呢？真奇妙得很！

那个时候林彪当大权，他发动这个大的运动，中国三大城市，就是北京、上海和广州，一切有问题的家属，当时叫「九类分子」。九类分子的家属，统统要离开城市，到农村去，叫工农改造你。我的家属怎么能在上海住下来呢？又没有亲戚，又没有朋友，又没有工作单位，没有生活倚靠。当时，首当其冲的动员他们离开上海。很多人都要下放，那有人愿意下放？所以人人都愁眉苦脸的。我的子女却顺顺服服的，没有怨言，也不忧愁，听他们的话，家里也没有东西，把包袱捆一捆，准备他们的遣送。就在下放的时候，当地的主任来检查，到了我姊妹（妻子）跟前，我姊妹（妻子）欢欢喜喜的，我两个女儿也不忧愁，还在开玩笑，笑容满面，那个主任觉得很奇怪，就跟我的姊妹（妻子）说：「你这个妇女，你愿意下放吗？我看你这么高兴啊！」感谢主，我的姊妹（妻子）回答得也好，她说：「我是从农村长大的，农村生活我能过得惯，今天伟大领袖号召我们下到农村去，对我、对国家是好事情，当然我要回应了。」他一听，说：「你这个妇女政治觉悟好得很哪！你回去，回去，我们明天来找你，你有甚么难处想想看，我能帮你忙的，我一定帮你的忙。」于是我姊妹（妻子）带着孩子回到家里去。第二天，这个主任来了：「这个妇女，你想到甚么难处没有？」主给我姊妹（妻子）智能，她回答说：「甚么难处都没有，有个小难处。」「你讲吧，甚么难处啊？」「我这一个妇女，才四十来岁，带着

两个大孩子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刚生来的儿子。我到农村去，一个妇女的劳动力，可能不够养活这三个孩子，万一饿死一个的话，怎么办？那个不是我的孩子，那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孩子啊！我向他老人家怎么交待啊！某人啊，你怎么交待呀？他们是他的接班人那！责任重大呀，我担不起，就这个难处，没有其它难处。」他一听：「哎呀，你这个妇女，政治觉悟真高。比我还要高！你等着吧。」他把这个情况报上去了，他们一研究：她没有劳动力，她的丈夫已经改造十年了，应该有劳动力了，虽然生活艰苦一点，但不致于饿死吧；但是她丈夫正在改造。依当时的运动，工农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，历史要清白。若是要把一个改造分子要回来，放到农村去；农业社可以不接受，怕清白的历史被玷污，何况我是唯心主义分子，更加不会接受。然而他们研究后说，这容易得很；就把笔拿来，把我的案情改掉了，并且发出公函，叫我回上海去，带着家属孩子下放到农村去。

我就是这样得释放回家的。当农民总比当犯人好一点吧，所以顺服他们的安排，准备往乡下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农村的干部到上海来接我们这些下放的人，一天，他们到我家里来点名，恰巧我外出去买一条绳子，作绑行李之用。他看见我的姊妹（妻子），四十来岁，面黄骨瘦：「你生活不好吗？叫大女儿来。」「她的手有关节炎，十来岁。」「叫小女儿来。」奇妙得很，在一个礼拜以前，她放学玩跳绳的时候，跌了一跤，把左胳膊骨跌裂了，在医院里面给打上石膏，用纱布绑着，现在沙发上趴着玩；我的小儿子，在妈妈的怀里抱着。点完名以后，甚么话也没讲，把我们勾掉了。后来我回来，姊妹（妻子）埋怨我说：「你怎么早不回来呢？」我说：「甚么事呢？」就把情况一一告诉我：「我们这一批再走不掉，户口就没有了。没有户口，就不发粮票；不发粮票，我们吃甚么呢？」（当时没有粮票是买不到粮食的）我说：「不要着急，神有祂的美意。」就这样等下去。

经过水火，领我们到丰富之地

到了第四天的下午，我在马路北边走着，主任在南面马路看见我，喊我：「过来，过来！」我就过去了。他指着我的面孔说：「你还信不信耶稣？」「当然还信。」「你还信耶稣？耶稣不相信你了。」「为甚么呢？」「下放都没有人要你！」「为甚么呢？」「没有劳动力！耶稣没有保护你们。我们上海市也不要你们这一家，饿死你们这一家，叫耶稣养活你们吧。」感谢主！主真的养活我们；你看我到现在，我的孩子一个也没有饿死，神是奇妙的神！这个期间一年多，我没有户口，却有主的美意。我受到感动，回到我的原籍河南去，在那里传福音。白天躲起来，藏在山洞里或树林里，晚上九点钟以后，便到农村里去，把老信徒找出来，三个、五个，顶多六个人，用很小声音勉励他们，祷告以后，就跑掉了。这样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，因此那一带的福音就展开，信徒也复兴起来了。（举世闻名的河南教会复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，正是文化革命高潮的时候。）过了不久，他们知道是我传福音的，这怎得了；所以，第二次把我抓起来，并且定了我死刑。但感谢主！主又保守我到今天。

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

回想这一段往事，为的是告诉弟兄姊妹「神命定的旨意」，我们不要看环境，不要凭我们的感觉，我

们只能信而顺服。我们所以在神面前发怨言，是道路走不上去，十字架不肯背；以为神的旨意是可以改变的，想叫神听我们的话，叫我们难处减轻，把十字架的重负拿开。错了，完全错了。叫神听你的祷告，这不叫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应该祷告说：「主啊，放下我的自己，你叫我不用我的意志来改变你的旨意，叫我的意志服在你所命定的旨意之下，不从环境、不看现象、不看情况、不凭感觉来认定你的旨意如何；叫我信而顺服，驯服，不管神怎么待我。神啊，你不会错。你叫别人骑马，叫我为赶马的人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旨意。叫别人坐高位，叫我是奴仆，噢，这是你的旨意。」当你这样服下来的时候，你能看见处处都有神与你同在。我们要认识神是伟大的神，是真实的神，是慈爱的神，祂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谁也不能更改，当我们没有信心顺服的时候，神的旨意也不能更改，但我们会失去恩典的，失去祝福。迟早你还是转过来说：「神啊，我错了，你的旨意对了。」你服下来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实现了。当我们认识神，服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环境就会改变。这一改变，就叫旁边人看见你身上有神，你所信的是真神，是活神。神的名得到荣耀，教会得到造就，罪人有机会明白神的救恩。所以，我们要用基督徒的一生一世来学习遵行神的旨意。我很惭愧，我在神和主面前，常有软弱，常有失败，不能顺服到底；但感谢主，主没有因着我的软弱而任凭我，祂还是照祂命定的旨意，叫我往前走。当我经过之后，回头一看：「主啊，我俯伏敬拜你。我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太奇妙、太真实、太伟大了。我真的如约伯说：『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』了。」这不是肉眼能看见的，也不是你的感觉想到的，乃是你心里面的眼睛开了，服在神手下。怎么能服下来呢？因为主的作为太伟大了，太真实了，「主啊，你是神，我是被你造的渺小的人！我有甚么资格不顺服你呢？我有甚么权利要你听我的祷告呢？你给我力量，叫我顺服你的旨意，这是我的祷告。」如果你不顺服，却求神祝福你，可能有物质的祝福临到了，可能有人生的祝福临到了，你以为是福气吗？过一段时候回头一看，这不但不是祝福，反成为你的祸害，成为你的重担，是使你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因为我们叫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叫我的愿望成全了，却忘记了我们是神的仆人，祂有权柄管我们。祂不是随使用这主权管我们的，祂有智慧，明白你一生光景；祂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，诗篇里告诉我们：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我躺卧，你都知道，你认识我。我没有出生以前，你就安排了我的一生道路。」这是个认识，就这个认识，我们服在神的手下，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说：「主啊，你当受敬拜。」我们一旦服在主的手下，祂的大能、祂的奇妙、祂的荣耀，从我们这卑微的身上彰显出来了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是一个学习不好的人；我在神面前的学习功夫太差、太差了。但神带领我走的道路，在人看是坎坷不平，曲曲折折，但我经验到主：「你从来没有做错过。」在我的家庭当中，在我本人身上，在我儿女身上，祂没有做过一件错误的事情；因为祂是神！主借着各样的环境，叫我学习到神的旨意是不能违反的，我就服在神的权下，祂的旨意在我身上不受拦阻，我一不拦阻神的旨意，祂的名就得到荣耀，教会就得造就，罪人就看见神的大能，他们要归向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我所谈的，是我一点最肤浅的经历，是以往的事情了。几十年过来了，我回想起来，我才能说：「主啊，你的作为真好啊！你在我身上做的，实在是好！」几十年我跟从主，在我身上得一个结论：神在我身上，没有做一件错误的事。同时神在我身上，让我做合祂旨意的事情。这样例子太多太多了。

我也劝勉弟兄姊妹，如何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存着顺服的心。神如何安排你的家庭、安排你的环境、安排你的工作，不要向神发怨言，不要急躁，不要怀疑，尽管服在神的手下；

到了时候，你能看见，神有苦待你吗？错待你吗？都不是的！你顺服的越多，蒙的恩典越大。越能够顺服，你和神的关系越美好，超过物质，超出人情；你活在圣灵里面，和基督调和在一起，那个福分，那个平安，不是世上任何东西可以相比的。如果说是至宝，那么这真是至宝中至宝。既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宝贝，你还要世界吗？你还要人情吗？你怕缺物质吗？恐怕你不再要了。你会丢弃这一切，站起来跟从主，往祂那里去。愿主赐福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受甚么造就，我不知道；你在神面前有甚么疑问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能告诉你：「我这愚昧的人，神没有错待我，祂怎么会错待你呢？」愿祂加添每一位信祂的弟兄姊妹信而顺服的力量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、人生工作里面，学习认识神的旨意，学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就必蒙大恩。

祷告：

主啊，我们活在你的跟前，我们实在说，我们是不配的人，我们也不配听到你自己这样的旨意。主啊，但是我们说，我们愿意信而顺服，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放在祭坛上。我们再一次说，你是神！你是主！你没有错。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，我们实在是没有信心的。主啊，求你除去我们里面自己的意思。我们内心的深处愿意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更多的顺服，给我们更多爱慕你的旨意。愿我们的祷告不是说按照我们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恩待你的教会，祝福你自己的儿女。愿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
02 在母腹拣选我的神

祷告：

教会的元首、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俯伏向你敬拜，我们献上你当得的感谢和赞美，因为这两天以来，我们真看见你恩待了你在中国人当中的教会，你没有忘记我们，你没有丢弃我们，你也不愿意任凭我们，你赐给教会实在的知识，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了。我们求你的圣灵在你的话语后边继续的工作，发出更强烈的光来，引导每一个听见的弟兄姊妹都愿意行走在光中，认清了前面的方向，照你给我们的事奉的法则，愿意往前追求，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人。求你借着十字架，把每一个人的旧生命都完全破碎了，都完全钉死了，都完全消灭了，好让你的生命借着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没有拦阻的、不打折扣的，都显明出来。让别人看不见任何一个人，看不见任何一个团体，任何理想和愿望都在你宝血里面消失了，只看见死而复活的荣耀的基督耶稣，胜过阴间权柄的主耶稣基督，胜过死亡的耶稣基督，你成全了神永远的旨意，让以马内利早点实现。让我们和你合成一个，让天和地连起来，一同荣耀主的圣名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！我们再求你把这些话语，带进每一位同工、弟兄姊妹的心里面，就在生命的深处生发出能力和作用来。就从现在开始，愿意照你光的引导，往前一直追求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今天晚上，你这无用的奴仆要站在众人面前为你做见证，我的心恐惧战兢，因为我知道对你的认识不够实在，不够深刻，我在你面前学习的功课太差了，没有一门功课是及格的，我真是一个落榜的人啊。感谢主！你还没有丢弃我，你给我悔改的机会，让我重新回到你的面

前，像当初你用十架大爱激励我的时候一样，从我的里面拿去工作的欲望，让我渴慕追求的不是恩赐，不是属灵成绩，乃是认识我主基督耶稣。在你的光中，我彻底被打倒下来，接受你十字架一切的造就，让我的旧造不再成为新生命的拦阻，让我的旧人不成为圣灵的拦阻，叫你命定的旨意完全成就在这个卑微的身上，好让你的名得荣耀，不辜负你的恩典，不亏缺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今天晚上，当我述说你作为的时候，你的圣灵在孩子里面做工。孩子也为听的弟兄姊妹祷告，让他们听不见甚么希奇的经历，乃看见主的大能和荣耀，我请求主开弟兄姊妹的心窍，我们俯伏在你的工作当中，我这奴仆的软弱、愚昧、背逆和缺欠，让他们引以为戒，在以后的路程当中少走弯路，教他们数算自己的光阴，快跑来跟随你，追求得着基督，像你得着我们一样。主祝福这时间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
教会的方向在神永远的旨意

实在感谢神的恩典，这两天当中，在我心里面，起了一个很重的反响，我个人的需要得着了光。我也感觉到，今天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，特别从国内来的同工们，或是国外的同胞们，这两天的当中，我想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感受；甚么感受呢？很多人感觉中国的教会前进没有方向。同工们说，我们怎么样建造主的教会在中华大地上？我也碰见不少同工问到这些问题，谈论这些问题，但直到今天为止，没有听见一个正确的答案，我们也看不清楚一个明确的方向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祂知道教会的需要，祂借着实在的知识，把祂的光给了我们，我们看见教会的方向在那里了，就在「神永远的旨意」上面。

神的旨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工作的伟大，恩赐的明显，如何震动人心；当神的话出来以后，这些作用都有，但这不是神的心意，这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。从主的话的光中，我们看见神旨意的需要是甚么呢？是叫每一个蒙恩的人，在生命上必须长进，这个生命需在基督里面越发认识我们的主基督。

一个人认识基督的时候，他自己的生命要衰微下去，他不能不接受十字架的造就、十字架的破碎；这个可恼恨的旧生命——老我——就会完全失权，好让圣灵当家。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在这个原则之下、在这个亮光之下来努力追求的时候，我们不去想方法，不去讨论甚么样的计画，我们也不从历史去寻找甚么样的榜样。在十字架的引导下，都伏在圣灵的权下，我们相信很快在中国的环境当中，在这末世代的教会当中，有很多合神心意的教会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一直祷告，不但我自己祷告，也为每一个同工祷告，无论是年长的，或者年轻的，愿在这句话的光中都能看见自己的可怜、自己的缺欠、自己的肤浅、自己的偏差，都能仆倒在十字架的面前，让主时代的光能照在我们里面，把我们里面改变了。我想，一切的事奉都不是困难，带领信徒追求绝不再彷徨，不再迷离，因为看见了前进的方向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祝福我们，希望在以后的两天时间当中，我们一同祷告，求圣灵对中国教会说的话，借着出口、借着知识，都释放出来。我希望这一次的聚会，对中国教会在国内和国外是个复兴的起头，但愿同工们都带着这样的心情一同祷告、仰望，愿神祝福这一次聚会！

这一次的聚会邀请信发给我已经八、九个月了，我却一直没有给大会一个回应；我不敢回应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，没有条件来。我一直拖，到最后通行证拿到了，机票送到我手里了，我还在犹豫不决。「主

啊，我去不去呢？」客观的环境给我看见，神在推着我往前走，我不得不顺服神的旨意。就在上飞机的时候，我还有个幻想，希望在上飞机的前一刻钟有人跟我说，「你过来，站在旁边，暂时不要走」，那我就安心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一点没有困难，一点没有阻碍，就把我推上飞机了。当飞机起飞的时候，往那里去我都不知道呢。十分钟以后，忽然想起来，我有一个地方要去。「主啊，我怎么应付这个场面？」我有两个耳朵，可以去；我也跑得很快，我想尽办法不要来。但是同工们对我说，「两个耳朵要带来，还要把嘴巴带来。」这成了我的困难，最后我只好顺服主来了。

大会安排我做一些见证，我就祷告主，「做甚么见证呢？」经历每一个人都有，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不少同工们比我的经历更多、更希奇，然而经历没有甚么价值。但是神的作为、神的旨意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，永远不改变地通行出去了，这个人是最软弱、最愚蠢、最背逆、最怯懦的，在这个人身上要通行祂的旨意，越通行越明显。「主啊，这是我应当带出来的。」所以我一直祷告，「真是要我讲你在我身上的工作，我求主开弟兄姊妹的心眼，看不见这些经历希奇，乃看见在十字架底下，神在这个器皿身上所彰显的荣耀。」器皿是软弱的，是不值钱的。中国有句俗话说：「朽木不可雕也」，这个器皿是个朽木头，没有任何价值，烧火都不容易起火苗。但是主在这块朽木头上面要雕出一个样子来让人看见；看见甚么呢？看见这个艺术师的技艺高超，祂的智慧太高太大了，能在这个朽木头上面雕出一个样子来让人看见。这个木头不值钱，在木头上做工的技术师，祂有智慧，祂的手段高超，就达到神的目的了。我存着这样的心站在大家面前，把神在我身上做的工作，同大家述说一下，看看神怎样怜悯这个卑微的器皿。请大家先读几处圣经：

「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！我要述说祂为我所行的事。」（诗六六 16）

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；我在母腹中，你已覆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，奇妙可畏；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；那时，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；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！其数何等众多！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；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」（诗一三九 13-18）

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」（诗一一九 71）

人的道路为耶和華所定

我以神的话来说明我一生的经历，人生的道路、灵修的经历，都在神很早的预定当中。我没有到世上来以前，还在母腹的时候，神有命定的旨意放在我身上，虽然我不明白，我要照我的愿望去发展我的前途，我不想在神的范围之内作我人生的发展，我想逃避神的手；但神命定的旨意我无法更改，祂一次又一次地造就我，一次又一次对付我，一次又一次来激励我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只好俯伏下拜说：「主啊，我敬拜你，我顺服你，你的旨意最好！」我一生的道路就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。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太多了，但是我够不上神的旨意，我逃避了很多，我亏缺了很多，我违背了很多，主都没有和我计较，祂忍耐地造就我，耐心地扭转我，直到我领会了祂的心意，愿意服服贴贴地说，「主啊，我是你的奴仆，我愿意伏在你的脚前。」

我讲一件小事情，当我在监狱里面关着的时候，形势转变了，政策也转变了，要释放我了。在我的心思里面，从来没有想到「被释放」这个名词，翻来覆去的改造，我认为我的命就是这个命；甚么命呢？做囚犯的命。在做囚犯的时候，我和神的旨意不再违抗了，我没法再违抗，我就顺服了，我就认定这是我人生唯一的归宿；那一天囚犯毕业了，神看我当囚犯及格了，叫我离开世界到祂那里去，可以问心无愧。我从没有想到可以回到社会上，但是有一天，监狱长走到门口喊我的名字，我看看他，没有表情；他又喊一声，声音大了一点，我仍然看看他，没有表情；又喊第三声，声音更大了，问我听见没有？我说：「听见了，你喊谁呀，是喊我吗？」「怎么没有表情？」我说，「你喊我做甚么？」凭我做囚犯的经验，他喊的声音和表情不是坏事情，不是加我的刑，不是要处决我；是好事情，最起码是减刑，也许要释放。我看得出他的表情，但我不回答他，因为我想我不会被释放，我也不想出去，在这里我很安息，没有工作的缠绕，没有人世的缠绕，也没有私欲的缠绕，每天和主单独交通，真像灵修室一样，不知不觉天黑了，不知不觉天亮了。

在我思想当中，没有早晨晚上的概念，有时候也没有白天夜间的概念了，为甚么呢？对旧造的一切失去了兴趣，没有任何指望；新生命出来了，新生命要求甚么呢？要求虚荣吗？要求物质享受吗？要求工作成绩吗？没有了，不可能了，所以单单归向神。和主交通的时候，没有时间观念，没有疲乏的观念，没有荣耀羞辱的观念，感觉主太好太好了。那晓得这个时候，主叫我离开那个被囚之地。

我讲这个是甚么意思呢？里面顽强的老我，长期把你关在囚犯之地，他不肯让位。很多妄想、世上的妄想没有了，不贪吃贪喝贪享受了，也不想世上的名望成就；但是还在想有一天主叫我出去，看望弟兄姊妹，看见福音的需要，我又可以活跃起来了。因着我传福音，很多人信耶稣；因着我传福音，冷淡的热心起来了。那我真有价值，我活得真快活、真高兴。当时不懂得。这是坏思想吗？这不是坏思想。我没有爱世界，虚荣名利我不要了，我是为了主的工作和属灵的需要。但是主说，「你能为我做甚么？我是甚么神？你是甚么人？我是崇高伟大、公义圣洁、智能慈爱，你那一点能够懂得我的心意，不要说百分之一，万万分之一你能理解吗？凭你这个材料，能荣耀我吗？能承担我的工作？你不要妄想了。」我就把这些思想都放下来了，「主啊，我要伏在你的脚前，你就是我的生命，我的兴趣在你那里，你向我要的，不是我为你做甚么，如果我能为你工作的话，千千万万人当中轮不到我，有知识的人多得很，有口才的人多得很，有魄力的人多得很，有理想的人多得很，你可以拣选他们，轮不到我，你为甚么拣选我呢？」我忘记了我的本性，忘记我的本相，好象主的灵在引导我，大大地发挥一番，工作成绩来了，人的拥护来了，我的人生伟大；不但在世人中伟大，在属灵方面，尤其教会里面也认为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哎呀，不知道自己的可怜光景。

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

神将我放在被囚之地，一年一年关下去，后来才明白了，「主啊，我不配服事你，我做你的奴隶都不配。你那么崇高，我那么卑微；你那么圣洁，我这样污秽；你那么智慧，我这么愚蠢，我那里配做你的儿女，但是因着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，祂宝血的救赎，十字架的恩典，我得以成为你的孩子。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，我怎能不俯伏敬拜你？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，你是我人生的中心。」

这个时候，心里面平静了，伏在主面前，看见自己的可怜，配不上主的旨意，不敢再狂思妄想了，那晓得在这个时候，里面突然光来了。甚么光？不是实在的光，不是工作的光，是认识我的主我的神，我做祂的孩子，祂爱我。我每天俯伏敬拜祂，我也不配。

有一天看《以赛亚书》第六章，神让大先知以赛亚看见一个异像：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圣殿里满了荣光，宝座面前有撒拉弗侍立。撒拉弗是甚么形状呢？六个翅膀，两个翅膀把脸遮住，两个翅膀把脚遮住，两个翅膀张开来准备随时飞翔。以赛亚大先知在这以前被神大用过，讲很多很深很高的预言，看见新天新地，看见永世的光，百姓才称他大先知，君王都很佩服他，尊重他。可是他一看见这个大异像的时候，态度失常了，大声喊着说：「祸哉，我灭亡了；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」配做主的代言者吗？配为主讲甚么预言话语吗？他不敢说了。一看见这段圣经的时候，「主啊，我算甚么？」灰尘都不如，像大卫说的一样，连蛆虫都不如。「我能为你做甚么？」当心平静下来的时候，环境改变了。这不是一个被囚的地方了，这不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，这不是一个被欺压、被讥诮、被辱骂的地方，是甚么地方呢？没有欲望了，没有狂思妄想了，伏在主的十字架面前，碰见了主的荣耀，看见主，「你是主啊！」从前喊「主啊，主啊」，整天喊，却不理解「主啊」的内容是甚么？这个时候喊一句「主啊」，脸伏在地。甚么「主啊」？高高在上荣耀的神，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，祂的爱普照万有的神，这么伟大的一位神，我到祂面前来，怎么敢？怎么配？这时候，甚么欲望也没有了，雄心大志也不敢有了，狂思妄想自然消失了；伏在主的的面前，伏在十字架面前，是最大的荣幸、最高的荣耀、最大的幸福，就忘了环境了。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埋怨环境不好，神不祝福我们，神不帮助我们；神岂不帮助你呢？祂是公平的神，祂岂能不帮助我们吗？我们不认识主的尊贵、主的伟大、主的真实，光顾着自己的需要。我们的愿望不得实现，我们的感情受刺激了，我们的事业不没有进展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神不肯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就怀疑神的大能，怀疑神的慈爱和信实，我们怎能蒙神的恩典呢？这样的心情，叫神能使用你吗？叫神祝福你吗？你能成为主的代表吗？我不需要往下讲，你就知道了。我这一生当中，主从我的家庭，从我的父母开始做工作；我小时候不懂，蒙恩以后才明白神做这些工作为了造就我，为了启发我，为了能够帮助我，叫我回到神面前。当时不懂，好多年以后才明白。我妈妈的遭遇是为了我，我爸爸的对付受造是为了我，我家庭的遭遇还是为了我，为了我甚么呢？叫我认识神，祂是全能的主，掌管一切。

神的救恩临到我的家

我就顺便讲一下我妈妈的见证。我妈妈是中国内地农村的女子，没有读过书，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她没有到我们家来以前，我的外婆是个拜佛的人，非常虔诚，你想女儿跟着这个妈妈能没有佛教思想吗？当时信主的姊妹很少，但我爸爸早已信主，却找不到一个信主的姊妹，在神许可之下，同我妈妈结婚。她到了我们家以后，因为我爷爷是信耶稣的，我爸爸也是信主的；一个佛教徒和基督徒生活在一起能够融洽吗？所以，生活习惯格格不入。我的父亲没有力量感动她，可是神有办法。我妈妈生了四个孩子，我是第三个，前面二个哥哥都夭折了，我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，还不到满月也夭折了。为甚么会

这样呢？因为当大哥哥出生的时候，我爸爸要感恩，我奶奶要感恩，我妈妈不要感恩。爸爸说，「神赐给我们的孩子，要献给我们的神。」妈妈说，「老佛爷赐给我的孩子，我要献给老佛爷。」矛盾便产生了。爸爸只有祷告，奶奶只有祷告。这个孩子二岁多就离开世界了。但是我妈妈还不甘心，又暗中烧香，求老佛爷再给她一个孩子，要男孩子，不要女孩子（因为封建社会，重男轻女）。果然又生第二个男孩子，她很高兴。是佛爷灵，还是耶稣灵呢？我爸爸没有话讲，就暗暗祷告。那晓得，到七八个月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又死掉了。第三个就是我了。她有点害怕，若求老佛爷给我孩子，再死掉的话，太伤心了；就对我爸爸说，「这一次我不求老佛爷了，求求你的耶稣吧，如果耶稣能叫我生男孩子，我就听你的话，我相信你的耶稣，不相信老佛爷。」爸爸说，「真的吗？」「当然是真的，说话算数。」果然妈妈又怀孕了，就生下了我。要起名字的时候，我妈妈跑去告诉我的外婆，「耶稣怪灵的，真生个男孩子，起甚么名字呢？」外公外婆说：「孩子生下来了，还是老佛爷灵，起个佛教名字吧？」我爸爸就说，「前面二个你不是求老佛爷吗？都给拿走了，这个孩子你要再求老佛爷的话，我可就不管了。」妈妈一听，害怕了，「那么你说，叫甚么名字呢？」这是天上的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她也懂得了，「就照你的话说吧」，就是照我爸爸的话说：神早已预定好了天上的恩典。

当我长到一岁多的时候，妈妈又怀上第四个孩子，她心里又想，老佛爷不是又给我孩子吗？老佛爷不灵吗？我不相信，她就暗中祷告老佛爷；这孩子生下来，老佛爷一定保佑他。两个孩子，一个给耶稣，一个给老佛爷，我两只手都抓着，耶稣要，老佛爷也要。可是没有想到我的小小弟弟生下来，还不到满月又走掉了。这时候母亲的情感很受刺激，对佛教的思想产生怀疑了，转过来渴慕主的真道。那时候我爸爸不懂得真理，也没有传道人讲真理。大概我二岁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个传道人领奋兴会，这个传道人是谁呢？他没有蒙恩以前，是大军阀冯玉祥部下的大师长。在座年长的人都应听过冯玉祥这个名字。他部下共有七个师，他的军队在长江以北影响很大，当时吴佩孚也不能胜过他，是个大军阀。这个师长三十六岁的时候听见福音，被圣灵感动，受到光照，仆倒在地痛哭，认罪悔改。起来以后，第一个思想是向总司令辞职不干。冯玉祥问他为甚么要辞职？「我遇见最好的元帅，比你还要高。」「你想做叛徒？」「不是那样。」「甚么元帅？告诉我。是吴佩孚？是张作霖？是孙传芳？甚么元帅？」「我认识耶稣基督了。」但冯玉祥说，「我也是基督徒，我也信耶稣。」（不过他是个社会福音者。）「你信耶稣我不反对，我帮助你，你把部队召来开会，开完会以后，就说『我是基督徒，弟兄们，愿做基督徒的举手』，你看多不多？师长都信，兵还不信吗？我第一个举手。」他说，「冯将军，你传耶稣的方法我不想用，我看过圣经，一个小本子《路加福音》（不是全部圣经），耶稣是一个无产阶级，无产无业，无官无职的人，是个为穷苦百姓传福音的人，最后被犹太人钉死了。我要像耶稣一样，无产无业的传主耶稣的福音。」就毅然决然的把师长辞掉了。

他如何传福音呢？讨饭去了。昨天是个大师长，今天穿着旧皮袄到甘肃省讨饭去了。讨了八个月饭，藉讨饭传福音。后来被当地绅士们看出来，因为司令部在中国的西安驻扎着，一个师长管三个省，甘肃省、陕西省、河南省。军阀时期，军权大于政权。地方绅士曾见过他，怎么讨饭来了？一看就不像讨饭的人。他当大官的时候，不骑马就坐轿，很有气派，满面红光，才三十几岁，那像讨饭的人呢？一打听就知道了。那个大师长怎么来讨饭呢？可能得罪了总司令，给他打下来，熬炼他，时间不会长，一年半载又调回去了，官复原职。这么一想，他们心里高兴了，他不是讨饭的，是财神爷到我们门口来

了，「你不要讨饭了，到我家来吧！」如此宴席吃不完，这家没请完，那家又来请了，「到我家来吃一顿吧。」人人盼望他官复原职的时候，能够拉他们一把。他一看这个情况，不能讨饭了。他是山东人，逃回山东去了。在那里遇见二位弟兄，一个是大地主，当时称为「员外」，他是个秀才，很有学问。因为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「少年官问耶稣怎么得永生」这一段，大受光照，要进天国得永生，便照主耶稣讲的，变卖一切分给穷人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拿了一本圣经，来到山东的泰山，在山旁搭个草棚子，在里面读经祷告，有时候禁食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神又同样地做工在山东省济南市一个书院里的一位教师（等于今天的大学教授）身上，他也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同样受感动，同样受光照。（神给他仆人释放实在的光，你不要错过；你漏掉了，就永远落在时代的后面，被淘汰了。今天在主的家里面，多少青年弟兄姊妹讲起来很热心，很能为主牺牲，但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，跟不上神的旨意，落在时代的后面了，最后被时代淘汰了。）他蒙光照以后，也毅然决然起来，把教师的职务辞掉，把积蓄的钱财都拿出来。他当时的工资一个月是五百块现洋，你们见过现洋吗？很多青年人未见过银元，银元上有袁世凯的头像，俗称‘袁大头’。当时生活的标准，一个月五块银元就过得很好的生活。他一个月五百块，这么多财产，毅然把钱通通分给穷人，拿了一本圣经到泰山去祷告，便碰上这位员外秀才大地主，一经谈话，志同道合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心灵相通，两个人就住下来。

这个师长到山东以后，听见这个事情，就找这两个人，找到交通之后，彼此心灵相通，三个人便在草棚里面，每天读经祷告。吃饭怎么办呢？三个人轮流去讨饭，讨多吃多，讨少吃少，讨不到就不吃。这个牺牲大得很，神要用一个人，看他能不能跟上时代的光，你能跟上时代的光，生命的影响就出去了。这三个人年纪都不大，教师三十五六岁，师长三十六岁，大地主还不到三十岁。这三个青年人就这样影响了中国北方的教会。当时教会里面的人，不理解他们，定他们为异端，为邪灵(待证)。他们也不去分辨，照里面的引导过日子，除了祷告以外，就是传福音。他们花很多工夫去读圣经，不知不觉生命影响到各地方去了；很多地方的教会牧师不请他们，信徒请；长老不请，信徒请，他们到各地方去领聚会。赵师长就是这样被请到我们家乡来领聚会。他上台不是讲道，他说：「弟兄姊妹，我不会讲道，我也不敢讲道，我不能讲道，我是个大军阀，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，我的嘴巴满了诡诈凶恶，我那里配讲主的话语」；就哭起来，「我祷告，求主赦免我的罪，我是大罪魁」；他大声喊着说，「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大罪魁都蒙主拯救了，难道主还不能拯救你们吗？快悔改吧！」就这样一喊出来之后，全场都痛哭起来，人虽然不多，也有好几百信徒。

在这个聚会中，我妈妈大受感动，聚完会以后，回到家里面，同我父亲讲：「赶快给爸爸讲（就是我的爷爷，她的公公），叫父亲赶快把我们的家产分开（我父亲弟兄三个人，我父亲是长子）。」「分开干甚么？」「你听见没有，人家赵师长为主的缘故，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来跟从主，愿意以讨饭来传福音，为甚么呢？看见永生了，知道生命价值大过一切，几百亩地算甚么？」当时我爷爷是个地主，有七百亩地，有大油厂、粮食行、棉花行。那时是农业社会，没有工厂。「人家都能把大官舍弃了，几百亩地算甚么？」我爸爸说，「姊妹（妻子）啊，圣经记载的，谁能实行呀？少年官也行不出来，我们能行出来吗？这个产业不是我自己赚来的，是爸爸赚来遗留给我们的，我那有这个权利叫爸爸分家呢？我不敢讲，要讲你去跟爸爸讲。」在今天自由社会里面，你们是不能理解封建社会家庭的制度，

那个社会里面重男轻女，年轻的媳妇跟公公讲话好象见审判官一样。搞不好要挨骂，甚至要挨打的；她们没有地位，没有权利。我爸爸说，「要讲你去跟我爸爸讲。」

我妈妈真被圣灵感动了，大胆去找她的公公（就是我的爷爷），他也信耶稣的，信了十几年了，但是个平安福音者；信了耶稣以后发财了，从前地不多，信了耶稣以后，每年田地增加，到这个时候，已经有七百多亩田地了，在北方来说也算个中等地主了。不能想象一个媳妇怎样同公公讲要分家。问她为甚么要分家？「大家不是过得很好吗？」那个时代没有小家庭。她说，「公公，你也信耶稣的，信主十多年了，圣经你看过没有？圣经听过没有？你想进天国吗？想上天堂吗？圣经说了财主难进天国，你把田地卖掉，背十字架跟耶稣上天国去。」弟兄姊妹，你想想那个封建时代能这样吗？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实行吗？我们当中有做媳妇的，公公是大老板，你说把财产卖掉跟从耶稣去，实在是笑话。这么一讲，我爷爷大发雷霆：「我也信耶稣，你也信耶稣，我信主十五六年了，你信主不过才一年多，你来教训我？我信耶稣以后，上帝祝福我们，田地越来越多，农场越来越大。你这个媳妇信了耶稣以后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要追求耶稣的话，就要把地卖掉分给穷人，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，太荒唐了。」大骂了一顿。当晚妈妈心里面被圣灵感动，火烧一样迫切得很，再去跟爷爷讲，爷爷还是不听。她也没有文化，也不太会讲话，受里面的感动就和爷爷吵起来了。

这一吵，我爷爷大发雷霆，叫我两个叔叔来管教她。我爸爸看到这个情况，到底懂得一点，但是不敢干涉，躲开了，不在家里面。这一来，我妈妈里面更急了，整夜祷告，被圣灵感动了，可能被圣灵充满，我不知道。她跑到外面大声喊叫起来，在街上喊叫，喊着我爷爷的名字，「某某人，你抢占天父的财产，不给穷人吃，不给穷人用，天父要惩罚你。」怎么惩罚呢？「荒你的地，烧你的房子，死你的人。」你看这不是成了疯子吗？所以我叔叔们就逼迫我妈妈，把她抓起来，关在房间里，把门锁起来。可是希奇的很，天亮以后一看，门开了（那个锁不是现在的锁；二个木头门关好以后，外面一个链子，然后锁好挂在门楣上面。里面的人手伸不出来，打不开的），妈妈跑出去了。当时叔叔以为是爸爸半夜回来，把妈妈放出去；又把我妈妈抓回来，第二次关在房间里，不但关住她，还用绳子将她绑在床上，再用两把锁将门锁起来。但是到第二天早晨，看见锁开了，绳子也断了，人不见了。他们不承认是神的作为，第三次把我妈妈找回来，照样放在床上面，不用绳子捆了，而用铅丝绕起来，这样就不容易打开了，把门锁好。头一天没有甚么事发生，吃饭时喂她吃饭，到第三天早晨一看，锁又开了，推开门一看，铅丝像被剪刀剪断一样，人又不见了。我的爷爷非常焦急。我妈妈到那里去了呢？到农村传福音去了。没有文化不会讲，「赶快悔改吧！逃出将亡城吧！快信耶稣吧！有大的危险临到，有火要烧你们！」后来又把她抓回来，叫我的姑妈、婶婶轮流看着她。

后来又请来两个中医，问他们，「我的媳妇发疯了，你们能不能医好她，有没有甚么药可以吃？」医师说，「这个病从没有看过。」一个医师说，「我在书上看过这个情况，我可以配点药给她吃；但是太冒险了，这药是毒药，吃了这个药以后必要死，毒药把她毒死。三天以后，再吃一种药，让她醒过来，如果能醒过来，这个病就好了；如果醒不过来，就死了。人命重大，我不敢随便。」我爷爷说，「人已经疯了，还不如死了好。放心，我有钱，可以把官府买通，你把毒药配来，毒死了，官府不追究责任。我是地主，和官府讲，这个大疯子，弄得家里不安，社会不安，死了更好。如果好了，我重重地谢你。」

所以医生就开了药方，好几样毒药，叫我三叔去买。县城里没有卖的，要跑到城里面去买。当时交通不便利，要步行，我们家离城有一百八十华里，步行来回要四五天，怎么办呢？就把我妈妈用席子卷起来，用绳子捆好，只露出头来。那时夏天，把她摆在院子里面，每天早午晚都派亲戚看着她，喂她吃饭，喝水，等把毒药买来以后灌下去。就在我叔叔买到毒药回来之前一夜，那夜由我姑妈看着她，整夜的看守她，打起瞌睡来；我妈妈趁机从席子里跳出来，走掉了，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家。过了四个多月把我偷出去，我才两岁多。前面情况是我姑妈、我婶婶告诉我的。

从小就接受主给我在生活上的熬炼

我年纪太少，妈妈便背着我，在我们县以外的地方一面讨饭，一面传福音。这我还有印象。有一次，我们要往黄河那边走，走到一个地方，离住店的地方还有二十五里路。黄河有沙滩，没有村庄，二十五里地要走很长时间，起码得小半天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凭她的力量背着个小孩子，晚上跑不到客店地方；在旷野住下来，那地方狼很多，很危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过来几个赶马的人，有马有骡子，他们到城里卖货去，卖完以后，空马空骡子回来了，正赶上我们。妈妈要求他们帮帮忙，「大人不骑你们的马，把小孩子带一带，我背不动了。日头快落了，晚上到不了地方，今天夜里我们很危险。」不知道为甚么赶马的人不肯发慈悲心肠，说他们的马跑一天很累了，不能带，他们就走了。当然他们走得快，我妈妈在路上对我说：「孩子，今天晚上你要被狼吃掉了。」我说：「妈妈，我不要被狼吃掉。」「没有办法呀，离店还远得很，半夜才能到，天一黑狼就出来了。」我就哭起来了，妈妈就跪下来祷告。我还有印象。大概不到十分钟时间，她真被圣灵感动了，站起来，唱哈利路亚：「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走吧！」跑得飞快飞快，估计不到四十分钟时间，追上赶马的人了。他们看见妇人背个小孩子像飞一样跑过，「是飞毛腿吧！？」我妈妈不理他们，一直跑，比他们早半小时到客店住下。他们后来赶到了，到我妈妈跟前说，「把你的鞋脱下来看看，是不是飞毛腿，脚板底下有没有长毛？」妈妈不理他们。这个印象我很深。后来跑到黄河北边，就是今天山西省侯马市。那里有些弟兄姊妹，弟兄很少，只有二、三位，其它都是姊妹，大概有十五、六位，很年轻，最大的还不到三十岁，最小的十七、八岁。她们做甚么呢？她们当时信了耶稣，在封建社会、大家庭制度里面，都是很迷信的。一信耶稣以后，小女孩在家里面，日子不好过了，受逼迫、挨打，被打死的也有。那种社会里面女孩子很苦，打死一个女孩子，给官府送两个钱，拉倒了，就不追究了。所以这些年轻小姊妹们，信了耶稣以后无家可归，到处飘流；教会有聚会，她们来了，聚会三天五天，最多半个月。散会以后，弟兄姊妹都走了，她们还是无家可归，到处飘流，在山洞里面，在破窑里面，在树林里面。

赵师长发现了这个情况，心里很难过，就筹募了一些捐款，买了几十间破房子，把这些姊妹们都召来，「大家在一起生活吧，总比飘流好得多。」当时教会不理解他们，也没有爱心，反诽谤他们，批评他们，他们只好过艰苦的日子。我妈妈听说这光景，就带着我到这个团体去；他们也把我们接纳下来，我在这团体当中生活了有三年多。感谢主，这是主预定好的。我从小就在那个团体中把基督教信仰扎下根，虽然没有生命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。那些叔叔阿姨们每天过着属灵生活，从早到晚听到祷告的声音，彼此之间没有争吵，没有批评论断，看不见自私的表现，偶尔有好东西，都不肯吃，让别

人吃，或者各人分一点。比方吃馒头，她不吃，拿在手里，到吃饭的时候（那时我们吃的大都是面粉糊，很稀的），不经意地将馒头放到别人的碗里。这种生活给我印象很深，真是和耶路撒冷教会一样，凡物公用；没有私人的衣服，没有私人财产，每天祷告，偶尔去传福音。主把我摆在那个环境当中生活了三年多。

后来我妈妈独自回到老家去传福音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团体所在的地方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，沦陷了。我妈妈听见以后，就拼命地跑回来，冒着危险、冒着火线找到了我，要把我带出来。我记得很清楚。她带我出来，就在二军对阵的火线口，这边是中国军队，那边是日本军队，日本军队在一个寨子里面，中国军队在一个河床里面挖一个战壕，彼此对阵。中国没有飞机，日本有飞机轰炸。中国军队白天不敢动，到夜里时候，才起来攻击日本的寨子。两军当中一条公路，是一个空闲地方，我们必须从当中过来，因为没有别的路，很是危险。尤其要经过日本寨子门口，那是何等危险！但是妈妈祷告以后，里面有感动，有圣灵的能力，便领着孩子走。出门的时候，子弹像下雨一样往地上落，「奉耶稣的名，不要怕；」她喊着说，「我们是天父的孩子，子弹不会碰到我们。」子弹有眼睛吗？我们从屋里跑到院子里面，从院子跑到外面马路上，子弹像雨点一样落下，却没有碰到我们身上。

前面难处来了，我们一到日本的寨子门口，日本军队在上面看见这二个人了，一个妇女拉着个小孩子；那时候我快七岁了。他们喊叫，我们不懂他们的话，我妈妈就仰着天说：「我们是天父的孩子，我们是良民，我们没有罪。」三句话反来覆去地喊，一面喊，一面走，刚到寨子门口，一个小门开了，两个日本兵拿着枪出来了，还有刺刀，明亮亮的，跑到我们跟前，非常危险。妈妈把眼睛一闭，仍然是说，「我们是天父的孩子，我们是良民，我们没有罪。」我害怕得不得了，抱着妈妈的腿：「慈悲的天父啊，耶稣啊，救救我们吧。」按人看不可能得救的，真是希奇的很，二个日本兵看着我们大概二分钟，忽然喊一声：「开路，开路。」把我们放过来了。何等高兴啊！

妈妈就拉着我，经过寨子门口，往河床里面走，过河以后到一座小山就比较安全一点了。往前走的时候，经过中国防线的地方，一个战壕趴着很多中国军队，白天不能露头，因为离寨子很近，不过三百多米，连敌军都看得很清楚的。他们看见一个妇女带着小孩从寨子门口过，也看见日本兵出来了，却把她们放过来了，没有把孩子戳死，没有把妇女用枪打死，心想这个妇女不是好人，可能是汉奸吧。一到他们跟前，不准我们走，要检查我妈妈。我妈妈就蹲下来，打开包袱让他们检查。他们检查的时候，我妈妈把头抬了起来。三百米外的日军有望远镜，看得很清楚，见有中国兵把头抬起来，便拿枪一打，我妈妈就倒下去了。我非常害怕了，冲到战壕里面去，军兵也不在乎。不到两三分钟，听到枪响了。过一会儿，军官来了说：「孩子，上面是甚么人？」我说：「是我妈妈。」「她被敌人打死了。你快走吧！」那个情况底下，我能走吗？我哭着要上去找我妈妈，但是不行，一露头就要被打死。那个军兵把我抱住，一面安慰我，叫我赶快跑，「跑过山以后，就有老百姓，有好人把你收下的。」

六岁多的孩子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没有神的怜悯，我怎么能冲得出来？感谢主！结果我经过大半天，跑来跑去，跑出火线口。一面哭，一面跑；跑着，喊着：「天父啊，耶稣啊，妈妈啊。」好几次的危险都平安过来了，后来被一个前方军官发现，火线口怎么有一个小孩跑来跑去？他跑过来把我抱起来了，问我：「你妈妈呢？」我就哭着说：「被日本人打死了。」他很同情我，说：「你不要哭，我们替你报仇。」他有随军家属带着，便把我带到军营里，交给其家属，「是个小孩，送给你吧。」这个家属

当然也很高兴，战场的家属不是很稳定的，军官一牺牲，她就没有丈夫了，带个小孩也不错。她对我很好，给我吃饼干，给我吃糖果，还有玩具；小孩子吃饱以后，就忘掉一切了，也不想妈妈的事情。想起来哭一场，二块饼干一吃也不哭了。过了好几天，有一天我在门口站着玩，忽然发现前面过来一个老太太，向我这边来。我的直觉感觉这是我的一个亲人，我就跑过去，到跟前一看，果然不错，是我的表姑妈，是我妈妈的同工。战争当中跑散了，她朝那个方向跑了，这一天不知道为甚么回头往这个方向跑，神让她回过来的。她见到我，就抱起我，问我的妈妈怎么样，「你妈妈呢？」我就哭起来了，正在哭的时候，军官的太太发现了，就把我抱回去，表姑妈也跟着，后来知道这个太太的丈夫是个师长，就问了些话。

后来表姑妈对我说，「你爸爸在家里想你。」这句话一提醒我，我又哭起来了，一定要找爸爸，不在师长太太家里住，二天不吃饭，也不睡觉。她没有办法，就给我们路费，送我们走。我表姑妈带着我走了四个多月，期间还讨饭，回到爸爸跟前。见到爸爸以后，爸爸又高兴又难受，高兴是看到孩子回来，难过是妻子死了，尸首也没有了：「信耶稣信到这个地步！」爸爸的信心一落千丈，不肯发热心了。过了三个多月（在中国端午节前后，我妈妈死在战场的），这个时候中秋节都过了，大伏天都过来了。有一天，我在院子里玩，邮差送来一封信，我把信拿给爸爸，爸爸看过信后，跑到房间里面，把门关起来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敲门说：「爸爸，你不要哭，我那里做错了，我以后改。」爸爸不理我，一直哭，哭了一个下午，又哭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突然变了，他平常不太祷告，这一天跪下祷告，大声赞美主，唱哈利路亚，「主啊，这是大神迹啊。」发生甚么事呢？原来这封信是在山西省妈妈去世那个地方一个弟兄写来的，信上说，三天前和另外一个弟兄从某某地方路过，发现某某姊妹在路旁边躺着；她穿着甚么样的衣服，旁边摆一个小包袱，包袱里面甚么衣服；我们姊妹离开好几个月了，怎么死在这里，看看尸首，好象刚刚死了不到三、四天的样子。我们当时没有办法，就用一个席子把她卷起来，挖一个坑，把她埋葬了。他们画个地图、写了封信告诉我爸爸、我妈妈的尸首葬在甚么地方，待孩子长大了，可给妈妈盖个墓。

就是这个事情，爸爸哭起来了，并且灵性复兴了。「主啊，这是大神迹啊，我的姊妹（妻子）去世已经四个多月了，大伏天都过来了，山西地方狼最多，怎么会像刚死去三、四天的样子？她路跑迷的话，早就回来了；要是回不来，她也会写信回来。她不想我，不想儿子了？就一个宝贝儿子，她不想吗？消息没有，人也没有，怎么会这样发生呢？这是神迹啊！」因此，我爸爸灵性一下子复兴起来，直到被主接去的前一天，他没有软弱过；我从我爸爸身上学到很好的属灵功课。他没有口才讲道，但是忠心地事奉主，春夏秋冬不断地看望弟兄姊妹；农村的更不容易，跑更多路程；帮助穷苦的，安慰忧伤的，没有灰心过，每天不断祷告。他牧养教会，不是靠讲道，不是靠口才，也不是靠恩赐，就是殷勤地服事，耐心地安慰，帮助他们，一直到被主接去的时候。他走的时候，平平安安。

农村的房子，农舍之间有一个院墙，在墙的那一边有一个邻居，我称呼他「大伯伯」。这个人心硬得很，常常跟我爸爸说，「你信洋教不信中国教，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。」爸爸给他讲耶稣的好处，他说，「再好我也不相信；老实告诉你，全世界都信你的耶稣，我也不信你的耶稣，我信孔子，我信中国的宗教。」可是没有想到我爸爸去世后的第二天上午，他来对我们说：「我要信你们的耶稣，耶稣是真的。」为甚么会这样呢？原来他看见我爸爸临被主接去的时候，平平安安的。他没有生大病，每

天早晨起来读经祷告，和主亲近。他被主接去的那一天，照往常一样早晨起来祷告读经（他看那一处圣经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在家，可能我的继母知道，我的姊妹知道，我没有问她们）。他把面孔往书上一放，就这样灵魂走了。妈妈把早饭烧好以后，叫他吃饭，他没有反应；喊他也不回答，以为他睡着了，推推他，一推倒下去了；再一摸，鼻孔没有气了，平平安安地走了，真没有想到。还有一个神迹奇事让我很感谢主，我父亲安葬的时候，土地多嘛，土葬。当时在文化革命高潮的时候，一个信耶稣传道的人，能开追悼会吗？不可能许可的，可是没有想到，当我爸爸下葬的时候，有四百多弟兄姊妹跟着送他。我们说四百多人不算多，但在那个环境之下，有四百多人给一个信耶稣的人送葬，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情。公路断绝交通四小时，不能开车，都是信徒。往前走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后面一群红卫兵来了。（你们懂得红卫兵吗？可能国外的人不懂了。当时是了不起的人物，‘大人物’，把中国翻天的人物，坚决反对神的。）「这么多人，给谁送葬？」「某某人，老耶稣。」他们不但没有反对，还跑到我家里来，对我继母讲，你们拿个小棒，上面缠上白纸头、蓝纸头、黄纸头，这样送死人吗？我们也要这哀杖。」他们要用哀杖来送葬，我妈妈不相信；心想他们不来逼迫我们，还给我们送葬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妈妈说：「没有了。」他们便自己到厨房里面，拿个柴禾棒，跟着大队到坟上去了。弟兄姊妹一看红卫兵来了，有点害怕，不管怎么样，摆上去了，抓就抓吧，我们唱诗祷告。红卫兵低着头，跟着我父亲的棺材，到了将棺材往墓穴里放的时候，红卫兵突然醒悟了，「我们来干甚么的？给老耶稣送殡，这不是大笑话吗？」急忙跑掉了。我说：「主啊，感谢你！一个敬畏你的人，何等宝贝，何等荣耀。」

在母腹中，主就拣选了我

我大概地讲了一下我妈妈的事情，意思是告诉你们，神在我没有生到世上来以前，祂已经覆庇了我，也定意拣选了我。当我开窍、懂得一些以后，我不承认这个定律，不承认神命定的旨意。我的命苦得很，妈妈这样的遭遇，我从小这样的遭遇，神在哪里？可是神也怜悯我。我读小学的时候，不在家乡，离开家乡很远的地方，在抗战的时候，称为「难童学校」。父亲把我送去，对我说：「孩子，在这个地方读书，爸爸不能照顾你，有难处的时候，祷告天父，祷告耶稣。」这个我有印象。当我读书的时候，学生太多了，一千多个小孩，从五岁到十五、六岁，在一起生活，很容易发生传染病。在那二、三年当中，各种传染病，我都得过，如脑膜炎、腥红热、黑热病、痢疾，都染到我身上来。我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照着爸爸的话说：「天父啊，耶稣啊，可怜可怜我吧！」我不会祷告，再加上一句，「天父、耶稣啊，看我爸爸妈妈的面子，听我祷告吧。」希奇的很，这样一祷告，病就好了。我爸爸真了不起，天父看他的面子。这样我在神面前建立一个信仰，我爸爸的耶稣，我妈妈的耶稣，我自己和主没有发生关系。直到后来神的恩典临到我，这段的事太长了，无时间细讲了，大概是这样：

十七岁那一年，神的光临到我，我发现我是一个罪人，大罪人。我行为上好得很，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听叔叔阿姨的话；这个属灵团体太好了，彼此相爱，同心合意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自私观念，这个团体太好太好了，我印象很深。但是我自己没有和主发生关系，我认为自己是个好基督徒，看不起大人，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，坐第一排位置，两只手扶住膝盖，腿抬起来，眼睛瞪着，要听牧师讲道，

可是一句也没听进去。牧师很喜欢我，说：「小弟弟，你这么虔诚，上帝祝福你，长大做大官。」我想，「没错，我要做大官。」在十七岁这一年，忽然主的光临到我，我发现我是个大罪魁，我行为上没有犯大罪，但思想意念里面有。没有那种环境，如果有了环境，我会杀人，我会奸淫，我会偷盗，甚么都会。我知道我是大罪魁，我相信中国的话说，善恶有报应，这么多罪在我思想当中，将来一定有报应。我就开始痛哭起来，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，我跪在房间里面痛哭，可是不会喊「耶稣救我」。（我相信圣灵不感动，就不会喊耶稣救你，圣经也这样说。）我只有喊，「谁能救我呢？」我发现我的罪太多了，硫磺火湖就在我旁边，一推就把我推下去，再也出不来了。这不是思想里想出来的，不是心理作用，实际有这个灭亡结局。「谁能救我？谁能救我？」从上午九点多钟一直喊到下午四点多钟。太阳落山了，我喊不动了，也没有声音了，我断断续续地说，「谁能救我？谁能救我呀？」完全绝望了。那个传统的宗教思想在我里面消失了，一点也想不起来了，听牧师讲道蛮专心，但一句话没有记在脑子里面，我害怕到极点了。

主的救恩临到我

正在绝望的时候，忽然我听见房间里面有个声音说：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祂儿子耶稣的血就要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」这段圣经我不熟悉，从前也没有兴趣看圣经。这个声音很好听，好象妈妈跟我讲话一样，我睁开眼睛看，就我一个人啊；往上看，是天花板；再看窗户，关好的，还在三楼上面，「谁在和我讲话呢？」我的心波动起来，感觉莫名其妙，就这样思想的时候，第二次话又来了，这个话我熟得很，我会背会唱，甚么话呢？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」从前读过、讲过很多遍，但是甚么意思？我不懂。这一天圣灵开我心窍，忽然我里面亮了，感谢主耶稣：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为我到世上来，你为我的罪挂在十字架上，」我第一次承认说，「不是犹太人把你钉死，是我的罪把你钉死了。」我大哭起来，一面哭，一面感谢主，从前的祷告，公式化，传统习惯，是宗教观念。这个时候，从心灵深处发出祷告的话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第一句祷告说，「耶稣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从今以后，我把终生奉献给你。你救了我的命，我要为你活着。」

在这之前，我没有听过奉献的道理，爸爸妈妈没有给我讲过，我太小，不懂甚么叫奉献。当一碰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主的大恩临到了我，我第一个感觉是：「主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」第二个感觉：「我把终身奉献给你，从现在起我是你的人了，一生一世为你活着，穷也好，富也好；高贵也好，卑微也好；通达也好，艰辛也好，我是你的人了，我跟你走。」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里面生命有了大改变。生命的改变是装在里面的，生命和生活是一回事，生命在里面，生活在外面，里面甚么生命，外面有甚么样的生活。生命一改变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思想就是对不起同学们，对不起亲友们，对不起老师们。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去吃晚饭了。我一天没有吃饭，也不感觉饿，下了楼梯来到饭厅，大声哭起来：「我很年轻，我哥哥姐姐们，我向你们认罪，我背后恨过你们，批评过你们，论断过你们，这是我的罪，请你们饶恕我。」到吃饭的时候，大家要谢饭，我对哥哥姐姐们说，晚一分钟谢饭；我说：「让我认认罪吧！不认罪，我心里难过的很。」他们很容让我，我一开口认罪，就

哭起来了。同学们说：「不吃饭了，跪下认罪吧！」于是饭厅成一个奋兴会。

每天上午有老师主领礼拜，老师讲道前，我说：「老师，你晚一分钟讲道，叫我认认罪；不认罪，我不平安。」老师说：「你上来吧。」我一上台，大哭起来，「老师，我对不起你们；同学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」这一哭，老师说：「不讲道了，都跪下认罪吧。」学校成一个认罪的环境，按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奋兴会。内外生活都改变了，从前不愿意给人传福音，我信我的，他信他的，他和我没有关系，他死和我有甚么关系？耶稣是我的耶稣，他不信，他活该灭亡。这种思想，神一改变就不得了。下午四点钟下课了，我就跑到大街上去传福音。太年轻，不会传福音，道理也不懂，又没有口才，拉住一个人，「老奶奶，你信耶稣吧！」「甚么耶稣？」「耶稣爱你。」「不要耶稣爱我，我要女儿爱我，媳妇爱我。」「他们的爱不真，耶稣的爱是真的。」「我不信。」她不肯信，我就哭起来，大声地哭，鼻涕也流出来。她一看我这个情况，穿的衣服怪整齐的，是个学生，到底发生甚么事，哭得这样伤心，叫我信耶稣吧。「我信好了，你不要哭。」「老奶奶，你真相信吗？」「我真信。」我就不哭了，又向第二个人传福音去。在二个月里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用哭的办法，救了五十六个人。

很多弟兄姊妹说不会传福音，没有口才。不是你没有口才，不懂得道理，是你生命变化没有？你重生没有？有没有主新的生命？这个新的生命，上午神的仆人讲了，真基督徒第一个表现就是爱，你没有爱灵魂的心，你的生命怎么样，我就不敢说了。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，第一个表现就是爱。神的仆人说了，教会是甚么？爱的团契。不是人的爱，是基督的爱，那个爱是人没有的。你得着基督生命之后，你不可能不爱罪人。你身边最亲的人，他还没有得救，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已经重生了，你不能平平安安的，你要为他的灵魂忧伤难过，你要为爱他的缘故，付上一切代价。我们要付代价，基督的生命从里面出来了，你不能顾自己的一切好处，要把福音传给他，要把他的灵魂得过来。基督的生命第一个就是爱。神的仆人说过，教会失去爱的话，就成了基督教，成了宗教；你是宗教徒，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是甚么人？是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的人。

神是轻慢不得的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我讲到妈妈的故事，说明她向主所存的心。她不懂得真理，她也没有文化，她一蒙了恩典以后，爱的力量把她催出来了，不要世上财产，不要地上的好处，愿意照主的话把财产分给别人，讨饭跟从耶稣，她也愿意。这不是思想理论，更不是唯心作用，是真实的生命。她讲我爷爷抢占天父的财产，不给穷人吃，不给穷人用，天父要惩罚他，怎么惩罚？「荒你的地，烧你的房子，死你的人。」在人看来，这百分之百是疯子讲的话，不但在三十年代封建社会人这样论断她，如果摆在今天，我们一样看她是错误的，是发疯发狂的，是邪灵附着她了。真的吗？是与非，不是光看表面现象，要看结果怎样，圣经的话说结局如何。疯子讲的话能应验吗？当然一定不能应验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些话句句都应验了。

一九四三年的时候，我们有大饥荒，头一年是旱灾，没收成；第二年是蝗灾。蝗虫可怕得很，中午时候，蝗虫来了，屋里不开灯，甚么也看不见，把太阳遮住了。等蝗虫过去以后，到田里一看，全是黄颜色，树叶被吃光了，庄稼被吃光了，一粒无留；没想到第三年的时候更加厉害了。约珥书讲的虫子、

剪虫，是没有长翅膀的蝗虫，在地上跳来跳去的，这个不厉害吧？它不能飞嘛。没有想到更可怕，像海洋一样，地上全是蝻子剪虫，一层一层爬过来，看不到边。听人说，一个农夫在地里耕田，看到蝻子来了，就跑回家去，把大牛放在田里。这个不害怕吧；蝻子在地上蹦来蹦去，难道能把牛吃掉吗？可是没有想到，等蝻子过去以后，农夫出来一看，这只牛成骨头架子了。有一个人在马路上走的时候，有人喊蝻子来了，他不害怕，不肯躲，「我这么大人，会怕蝻子吗？」没想到，等蝻子过去以后，这个人躺在地上，剩下骨头架子，肉吃光了，就是那么厉害。

我们家里三个荒年一来，粮食一粒不收，结果完全成了穷人，田地卖掉还给地主，拿政府的救济吃饭。我们家二十五口人吃饭，不到几个月，田地卖光了，田地荒了。一九四五年，日本人投降那年，我们住在深山里。一个亲戚死了，不能在别人地里埋葬，有四个亲戚抬着这死了的亲戚到平地上、我们的坟地里安葬亲友，安葬好以后回到自己家里，天已经很晚了，肚子也饿了，把火点着烧饭吃吧。那个时候是烧火，不是煤气，也不是电气。刚刚把火点着，一架飞机飞过来了，一看这里有烟冒上去，肯定有人，炸弹丢下来了，房子烧光了，四个亲友炸死了三个。这不是疯子讲的话嘛？地荒了，房子烧了，人死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怕得很。

弛领人到可安歇的水边

等到荒年过去以后，不久我们那边解放了。大陆刚解放的时候，共产党的政策很厉害。解放第一个大运动是斗争地主，一般的地主都是死刑。要评成份，一评到我们家的成分，周围几十个县都知道我们家是地主，我爷爷已经死了，我爸爸是长子，结果评成地主成份，定了死刑。当时定了死刑的人不关在监狱里，留在家中。定了死刑以后，乡政府通知那家人，明天上午乡政府民兵拿大锣在你门口敲，谁门口敲锣，这家就有定死刑的人。最亲的人把这定死刑的人用绳子捆起来，捆得很紧，紧到甚么程度呢？肉都成紫颜色，不发紫不算紧，要叫你的家属受痛苦，然后交给他们枪毙。头天下午我们家接到通知，那时候我在南京读书，只有我继母在家里。她拿到通知以后，心里非常难过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

这一夜睡不着觉，心想我弟兄（丈夫）犯甚么法，有甚么罪？一生一世信耶稣，大半生传耶稣，今天却判了死刑。地主死刑第一个本是老爸爸的事，而且已经穷了三、四年，现在还是死刑，真是冤枉得很。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准备明天把人交出去。妈妈再心里想，我岂能亲手把丈夫捆起来，捆得肉发紫，交他们去枪毙？「这个我做不到。」最后作了决定：我不能捆我弟兄（丈夫），明天和弟兄（丈夫）一起赴刑。但这一夜，妈妈睡不着觉；怎能睡得着呢？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夜我爸爸睡得非常安稳，还打呼噜。到天亮的时候，他对我妈妈讲，「姊妹（妻子）啊，我肚子饿了，做个小油饼吃（北方人嘛，早晨常吃油饼），好不好？弄碗面汤吃，好不好？我妈妈说，「不给你做，吃了也不消化呢！」懂这意思吗？二小时不到就要枪毙了，不是不肯做，乃没有心情去做饭。但我爸爸说：「感谢主！不吃就不吃。」圣经一拿，小凳子一搬，到门口读圣经去了。他是读私塾出身，就是孔子的书，要读得有腔有调，抑扬顿挫地读。但读圣经，我就想，如果他的灵性光景不好，和主的关系不好，这个时候还会读圣经吗？还读得抑扬顿挫，拿腔拿调？谁有这么大的胆量？他却心里平安得很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邻居门口锣响了，一家人哭哭啼啼把人交出去了；不一会儿又响了。我妈妈准备好，若到我家门口敲锣的时候，就把门打开，拉着弟兄（丈夫）的手，一同赴死去。可是希奇的很，锣都敲过了，竟没有到我家门口来，妈妈很感奇怪。到下午二点钟的时候，枪声响了，我们街坊有六十一个地主，通通是死刑，用机枪扫射。没有人到我们家里来，这是甚么意思？把我们忘掉了？不可能呀；相比较起来，他们是小地主，我们是大地主。他们几十亩地，自己不种叫别人种，也算个地主，受死去了；我们家六、七百亩地，这么多生意，这么多财产，还能够忘掉吗？不可能。那为甚么没有到我家门口来敲锣呢？我妈妈说，大概是这样的，他们这些无神论者，不但恨地主，还恨上帝，枪毙我弟兄（丈夫），太轻了，太便宜了，用甚么方法呢？千刀万剐，绑在大树上，用刀戳，用锥子戳，把眼睛剜出来，慢慢死去。我妈妈一想更害怕，那怎么办？妈妈不懂得，她没有属灵的经历。我爸爸后来告诉我，「虽然这样情况临到，但我一祷告，心里面很平安，我不想可以脱离患难，我想主给我力量接受这个患难；若配为主这样受死的话，求主加我力量，我不害怕，等主行神迹。」主真的行神迹，不是说来一个更厉害的刑罚。

天黑了，街坊平静了，还是没有声音。半夜忽然大门推开了，进来一个人，喊着「大哥、大嫂」，是个副乡长。妈妈一听他的声音，很害怕。他最反对神的，在无神运动的年代，带着很多年轻人到礼拜堂门口，大声喊「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」，反对我的爸爸。他忽然来了，还有甚么好事情吗？还来不及问他甚么事情，他就说了，「到屋里去讲。」一进屋，就说：「大哥、大嫂，你们的耶稣真是真神、活神，我今天看见了。」「怎么回事呢？」「昨天下午，不早不晚的时候，老乡长调走了，来个新乡长，乡长是解放军派下来的。他很认真，因为要处决人，要把档案拿出来看，说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要放过一个坏人，很认真地执行政策。」查到我爸爸的名字的时候，一看七百多亩地，这么多财产，是个大地主。他就问：「仓库在那里？」农业社会，没有工业，粮食都吃不完，又卖不出去，放在仓库里面，没人讲话了。怎么回事呢？「这么多地，粮食吃光了？才二十几口人，怎么吃得光呢？」有一个人说，「他穷呀。」「穷了多长时间？」「将近四年了。」「他有没有坏名份？」「这个人是个好人，老耶稣，个个都喜欢他。」「这样，一个穷了四年多不符合政策；政策讲三年以上就不能按成分算了；又是好人，没有坏名份，这样判死刑不对。」忽然一个人说：「他的榨油厂恢复起来了，一二十个县都吃这个油厂的油，资本更大了。」他问多少资本？「不知道。」「派一个民兵到厂里去把帐本拿来，计算一下多少资本，不然后人枪毙掉了，没有罪名，报不上去。」民兵把帐本拿来，一看，「民兵不会拿错帐本吧！」「怎么会拿错？二十多个县就这一个油厂，没有第二个油厂，怎会拿错呢？」乡长说：「名字不是他的名字。」我们不懂了，为甚么名字改变了呢？

我有一个亲表叔叔，他替我们做经理，管理油厂。我爷爷的时候，他已经做经理了。爷爷去世后，没有粮食了，油厂也停掉了。荒年过去以后，他把油厂恢复过来。但这个时候，我爸爸灵性已经恢复了，不爱世界，虽然我们家已经贫穷，但有衣有食就知足了。我爸爸已经知道这件事，却没有去干涉，没有去追究，也没有去告他。他心里想，厂是我重办起来的，你信耶稣信迷了，你不来管，这就是我的厂了。把心一横，拿笔把我爸爸的名字勾掉，把他自己的名字加上去；把我家的招牌拿下来扔掉，把他的招牌挂上去，成了他的油厂。

这件事我叔叔知道了，跟我爸爸讲，「哥哥，这个表弟太没有良心了，不但不分红利给我们，还霸占

我们的厂，我们去告他；这个厂群众知道是我们的，官方也知道，现在成了他的厂了。」我亲耳听见我爸爸说：「兄弟啊，神的话说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让他拿去吧。」我也不大服气了；有财产的时候还可以，现在家里穷得这个样子，一个厂被他骗去，我们不要回来，有吃有穿就够了，我真不服气。但是爸爸心里很平安。没有想到灾难在后面。那个时候，乡长一看是他的名字，把他找来一问，他只好老实交待出来。乡长说，「好，依你的话定你的罪。」把笔一拿，把我爸爸的名字勾掉，把他的名字加上去了。真看见爱主的人不落空。那时候，家里穷了以后，很多信耶稣的人都不肯相信了，都说：「耶稣没有保护你们，现在变成穷人了，这个耶稣不好信。」现在我们的家却平平安安地过来了。这样一来，都跑来了，「某某人哪，给我祷告祷告，求耶稣赦免我的罪，我还要信耶稣。」

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

我的话就讲到这里，意思就是说，遵行主的话吃亏了吗？我爸爸当时若告去官府里，把油厂要回来，又如何呢？才一年多的时间，运动一来，是你的财产吗，你可以享福了吗？要大祸临头了。我们要听神的话，这两天我心里很受光照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是永远的旨意，重大的计画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是人生第一大事；事奉神是从遵行神的旨意开始。遵行神的旨意必须把肉体放下来，把世界放下来，把私欲放下来，把虚荣名利放下来，你以为这样吃亏吗？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很多信徒把信仰摆在肉体上面，摆在物质享受上面，多危险啊。我们看不见明天怎么样，看不见后天怎么样；但是活在今天和主交通，活在神旨意里面，就是神永远的旨意。基督是我们的中心，你和基督的关系好了，害怕天变，地变，人变吗？都不害怕了。万物都要改变，只有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。

感谢主！主在我的家庭当中做了这些宝贝的工作，在这些影响之下，我的信仰就扎在基督不变的根基上。我做梦也想不到，我能活到现在，这么健康。我简单地说说，我眼睛瞎过，耳朵聋过，瘫痪过，在地上爬来爬去，我的右脚残废过，四个指头通通压碎了，医生确定我一生一世是个瘸子了。感谢主，现在我很健康，耳朵虽然有点聋，因为年龄的关系。很小的字我也能看见，我的脚一点不瘸，也不用拐杖。前些日子在江西省，一天晚上，有个弟兄来看我，说：「弟兄啊，你年纪大了，我送你一件礼物。」甚么礼物呢？他把拐杖拿出来。我说不用拐杖，他说怕我走不动。我说：「你拿回去吧，二年三年五年我也用不着拐杖。」因为他听说我的脚残废过，现在我踢球也可以。这些神迹临到我身上，我不跟从祂跟从谁呢？我还跟从得不够呢！在神话语的光照下，我真是要深深地悔改。悔改甚么呢？道德的罪我没有，良心的亏欠我也不是很多，有何罪要悔改呢？神的话说，「你失去当初的爱心了，这是大罪。你违背神的旨意，是最大的罪。」我说，「主啊，我真是要深深地悔改，清心地爱我的主，满心爱我的主，这是我人生的方向，是我事奉的目的。」要能够真正爱主，因着爱主的缘故，爱弟兄，爱姊妹，爱灵魂，愿主怜悯我们。众同工们、弟兄姊妹们，愿主在你身上也能彰显神的荣耀，让我们专心爱我们的主。

祷告：

亲爱的主耶稣，孩子不能不感谢你，带着惭愧的心，我还要感谢你。你在我家庭当中奇妙的作为，我若不爱你、不顺服你，我良心也说不过去，但是我还不够爱你，求主再用你的爱激励我，用你的十字架大爱把我焚烧掉。我愿为这一班同工、弟兄姊妹祷告，愿圣灵将你的爱火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面红红的燃烧起来，将我们的世界燃烧掉，里面的情欲燃烧掉，虚荣名利燃烧掉，只剩下基督耶稣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居首位。得着我们，叫我们余下的光阴，为着爱你而活，为顺服你的旨意而活着，免得将来在审判台前蒙羞。愿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在这两天当中，求圣灵借着你的工人，你所设立的职事，再把你带着光和能力的言语从天上浇灌下来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！